朱子語類

八十四之八　禮

綱領儀周戴

仁13
775
30

禮一

論考禮綱領

禮樂廢壞二千餘年若以大數觀之亦未爲遠然已都無稽考處後來須有一箇大底人出來盡數拆洗一番但未知遠近在幾時今世變日下恐必有箇碩果不食之理必大

禮學多不可考蓋爲其書不全考來考去考得更沒下梢故學禮者多迂闊一緣讀書不廣兼亦無書可讀如周禮仲春教振旅如戰之陳只此一句其間有多少事其陳是如何安排皆無處可考究其他禮制皆然大抵存於今者只是箇題目在爾必大

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疎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修令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古樂亦難遽復且於今樂中去其噍殺促數之音并改其律呂令得其正更令掌詞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間畧述教化訓戒及寓主相與之情及如今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聽之使知感發興起周禮歲時屬民讀法其當時所讀者不知云何今若將孝弟忠信等事擇一二文字或半歲或三月一次或於城市或於鄉村聚民而讀之使為解說令其通曉及所在立粉壁書寫亦須有益必文

古禮於今實難行嘗謂後世有大聖人者作與他整理一番令人歡喜方可盡如古人之繁但倣古之大意

義剛

古禮難行後世尚有作者必須酌古今之宜若是古人如此繁縟如何教今人要行得古人上下習熟不待家至戶曉皆如飢食而渴飲畧不見其為難本朝陸農師之徒大抵說禮都要先求其義嘗知古人所以講明其義者蓋緣其儀皆在其具並存耳聞目見無非是禮所謂三千三百者較然可知故於此論說其義皆有據依若是如今西禮散失百無一二存者如何懸空於上面說義是說得甚麼義須是且將散失諸禮錯綜參考令節文度數一一着實方可推明其義若錯綜得實其義亦不待說而自明矣賀孫

胡兄問禮曰禮時為大有聖人者作必將因今之禮而裁

酌其中取其簡易易曉而可行必不至復取古人繁縛之禮而施之於今也古禮如此零碎繁冗今豈可行亦且得隨時裁損爾孔子從先進恐已有此意或曰禮之所以立正以其太繁而難行耳曰然蘇子由古史說忠質文處亦有此意只是發揮不出首尾不相照應不知文字何故如此其說云自夏商周以來人情日趨於文其終却云今須復行夏商之質乃可夫人情日趨於文矣安能復行夏商之質乎其意本欲如先進之說但辭不足以達之耳

凶服古而吉服今不相抵接釋奠惟三獻法服其餘皆今服至祭云文質相生百世以下有聖賢出必不踏舊本子必須斬新別做如周禮如此繁密必不可行且以明堂位之

觀之周人每事皆添四重廣殷不過是一永證相似夏火殷濼周龍章皆重添去若聖賢有作必須簡易疏遍使見之而易知推之而易行蓋文質相生秦漢初已即趣於質了太史公董仲舒每欲改用夏之忠不知其初蓋已是質也國朝文德殿正衙常朝升朝官已上皆排班宰相押班再拜而出時歸班官甚苦之其後遂廢致王樂道以此攻魏公蓋以人情趨於簡便故也方子

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別有箇措置視許多瑣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太本太原魯子臨死丁寧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這箇正是太本太原如今所理會許多正是籩豆之事曾子

臨死教人不要去理會這箇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非是孔子如何盡做這事到孟子已是不說到細碎上只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三項便是大原大本又如說井田也不曾見周禮只據詩裏說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只用詩意將去後面却說細由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由只說這幾句是多少好看這也是大原大本處看孟子不去理會許多細碎只理會箇大原大本又曰理會箇周禮非徒至宰相不能行其事負一介論之更自遠在且要緊切實理會受用處

音做到宰相亦須上遇文武之君始可得行其志又曰

且如孫吳專說用兵如他說也有箇本原如說一曰道道者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後造大事若使不合於道理不和於人神雖有必勝之法無所用之問器遠昨日又得書說得大綱也是如此只是其看仙鄉為學一言以蔽之只是說得都似須是理會到十分是始得如人射一般須是要中紅心如今直要中的心間猶且不會中的若只要中帖只會中梁心間都是胡亂發拄了氣力二百步外若不曾中的只是狂矣如今且要分別是非是底直是是非底直是非必間做出便會是若依稀底也喚作是便了下梢只是非須是要做第一等人若才力不逮也只做得第四五等人今下便要做一等

第四五等人說道就他才地如此下梢成甚麼物事又曰須是先理會本領端正其餘事物漸漸理會到上面若不理會本領了假饒你百盡百會若有此子私意便粉碎了只是這私意如何卒急除得如顏子天資如此孔子也只教他克己復禮其餘弟子豈之雖不同莫不以此意望之公書所說冉求仲由當初他是只要做到如此聖人教由求之徒莫不以曾顏望之無柰何他才質只做到這裏如可使治其賦可使為之宰他當初也不止是要德地又曰胡氏開治道齋亦非獨只理會這此如所謂頭容直足容重手容恭許多說話都是本原上面君舉所說某非謂其理會不是只不是次序如此了云語道非其序則非道也自說得好如今人須是理會身心如一片地一相似須是用力仔細開聖未能如此六管說種東種西其實種得甚麼物事又曰某嘗說佛老也自有快活得人處是那裏只緣他打併得心下淨潔所以本朝如李文靖王文正楊文公劉元城呂申公都是恁麼地人也都去學他又曰論來那樣事不着理會若本領是了少間如兩漢之所以盛是如何所以衰是如何三國分併是如何唐初間如何興起後來如何衰以至於本朝大綱自可理會若有工夫更就裏面看若更有工夫就裏面討此光來更好其之諸生度得他脚手也未可與指畫許多只是教他就切身處理會如讀虞夏商周之書許多聖人亦有說賞罰亦有說其刑只是這箇不是本領問封建周禮說公五百里孟子

說百里如何不同曰看漢儒注書於不通處即說道這是夏商之制大抵且要賴將去若將這說來看一項却怕孟子說是夏商之制子不詳考亦只說嘗聞其畧也若夏商時諸處實闊人各自聚為一國其大者止百里故禹合諸侯執玉帛者萬國到周時漸漸吞并地里只管添國數只管少到周時只千八百國較之萬國五分已減了四分已上此時諸國已自大了到得封諸公非五百里不得如周公封魯七百里盖欲優於其他諸公如左氏說云大國多無數所也是如此後來只管併來併去到周衰便制他不得也是尾大了到孟子時只有七國這是事勢必到這裏雖有大聖大智亦不能遏其衝今人只說漢封諸侯王土地太過看来不如此不

由得初間高祖定天下不能得韓彭英盧許多人来使得地又未定是我底當時要殺項羽若有人說道中分天下與我我便與你殺項羽也沒奈何與他到小間封自子弟也自要狹小不得須是教當得許多異姓過又曰公今且收拾這心下勿為事物所勝且如一日全不得去講明道理不得讀書只去應事也須使這心常常在這裏若不先去理會得這本領只要去就事上理會雖是理會得許多雜亂只是添得許多骨董只是添得許多驕吝某這說的定是恁地雖孔子復生不能易其說道道理只一而已

今日百事無人理會始以禮言之古禮既莫之考至於後世之沿襲者亦浸失其意而莫之知矣非止浸失其意以至名物度數亦莫有曉者差舛謬不堪着眼

三代之禮今固難以盡見其畧幸散見於他書如儀禮十七篇多是士禮邦國人君者僅存一二遭秦人焚滅之後至河間獻王始得邦國禮五十八篇獻之惜乎不行至唐此書尚在諸儒注疏猶時有引為說者及後來無人說着則書亡矣豈不大可惜叔孫通所制漢儀及曹褒所脩固已非古然今亦不存唐有開元顯慶二禮顯慶已亡開元襲隋舊為之本朝修開寶禮多本開元而頗加詳備及政和間修五禮一時姦邪以私智損益疏略牴牾更沒理會又不如開寶禮備

漢儒說禮制有不合者皆據之以為商禮此便是沒理會處必大

南北朝是甚時節而士大夫間禮學不廢有考禮者說得亦自好義剛

通典好一般書向來朝廷理會制度其道却是一件事後二作後面數卷議亦好義剛

嘗見劉昭信云禮之趨翔登降揖遜皆須習也是如此漢時如甚大射等禮雖不行却依舊令人習得一般今雖是不能行亦須是立科令人習得也是一事

論後世禮書

開寶禮全體是開元禮但略改動五禮新儀其間有難定者皆稱御製以決之如下禱山川者又只開元禮內有方子祖宗時有開寶通禮科舉定試默義須是念得禮熟是得禮官用此等人為之介甫一切罷去盡令倣太義故今

之禮官不問是其人皆可倣某嘗謂朝廷須留此等專科如史科亦當有方子

問五禮新儀曰古人於禮直如今人相揖相似終日周旋於其間自然使人有感他處後世安得如此可學

橫渠所制禮多不本諸儀禮有杜撰處如溫公却是本諸儀禮最為適古今之宜義剛

叔器問四先生禮曰二程與橫渠多是古禮溫公則太簡本儀禮而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溫公較穩其中與古不甚遠是七八分好若伊川禮則祭祀可用婚禮惟溫公者好大抵古禮不可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又問向見人設主有父在子死而主牌書父主祀字如何曰便是禮書中說得不甚分曉此類只得不寫若向

尊長則寫又問溫公所作主牌甚大闊四寸厚五十八分不知大小當以何者為是曰便是溫公錯了他却本荀最禮義剛

呂與叔集諸家之說補儀禮以儀禮為骨方子

福州有前輩三人皆以明禮稱王普字伯照劉藻字昭信任文薦字希純其不及見王伯照而觀其書其學似最優說得皆有證據儘有議論却不似今人杜撰胡說麻沙有王伯照文字三件合為一書廣

王侍郎普禮學律曆皆極精深蓋其所著皆據本而言非臆私臆其細考其書皆有來歷可行攷訂精確極不易得林黃中晏稱王伯照他何嘗得其髣髴都是杜撰或人言福州黃繼道樞密祖與伯照齊名曰不同黃只是讀

書不曾理會這功夫是時福州以禮學教名者三人王伯照任希純劉昭信其識任劉二公仔細有來歷可聽其嘗問以東答西不可曉劉說話極仔細有來歷可聽其嘗問以易說其解亦有好處如云見險而止為訟（需卦次訟下）能通其變為隨（隨卦次蠱下）不能通其變為蠱之類想

此姑徇人情從厚為之是何所為如此豈有堂堂中國朝廷之上以至天下儒生無一人識此禮者然而也是無此人州州縣縣秀才治周禮者不曾理會得周禮治禮記者不曾理會得禮記治周易者不曾理會得周易以至春秋詩都恁地國家何賴焉因問張舅淳聞其已死再三稱歎且詢其子孫能守其家學否且云可惜朝廷不舉用之使典禮儀天叙有典自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添他一毫不得憎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來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都不是聖人自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着如此後之人此心未得似聖人之心只得將

聖人已行底聖人所傳於後世底樣子做得合時便是合天理之自然賀孫

劉原父好古在長安偶得一周敦其中刻云張中原父遂以為周張仲之器後又得一校刻云張伯遂以為張伯曰詩言張仲孝友則仲必有兄矣遂作銘述其事後來趙明誠金石錄辨之云張非張乃其字也今之說禮無所據而杜撰者此類也廣

論修禮書

問所編禮今可一一遵行否曰人不可不知此源流豈能一一盡行後世有聖人出亦須着變夏商周之禮已自不同今只得且把周之禮支行賀孫。以下論修書大概

禮雖殺從今世俗之禮令稍有防範節文不至太簡而已觀孔子欲從先進又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便是有意於損周之文從古之朴矣今所集禮書也只是畧存古之制度使後人自去減殺求其可行者而已若必欲一一盡如古人衣服冠屨之纖悉畢備其勢也行不得問溫公所集禮如何曰早是詳了又喪服一節也太詳為人子者方遭喪禍使其一一欲纖悉盡如古人制度有甚麼心情去理會古人此等衣服冠屨每日接熟於耳目所以一一且喪禍不待講究便可以如禮今却閑時不理會一旦荼迷之際欲旋講究勢必難行必不得已且得從俗之禮而已若有識禮者相之可也 僩

問賀孫所編禮書曰某嘗說使有聖主復興為今日禮悄

必不能悉如古制今且要得大綱是若其小處亦難盡
用且如喪禮冠服斬衰如此而吉服全不相似却到遭
喪時方做一副當如此着也是啓與賀孫問今齊斬尚
存此意而齊衰期便太輕大功小功以下又輕且無降殺
今若得斟酌古今之儀制為一式庶幾行之無礙方始
立得住曰上面既如此下面如何盡整頓得這須是一
齊都整頓過方好未說其他瑣細處且如冠便須於祭
祀當用如何底於平居當用如何底於朝廷治事當用如何底天
子之制當如何卿大夫之制當如何士當如何庶人當
如何這是許多冠都定了更須理會衣服等差須用上
衣下裳若佩玉之類只於大朝會大祭祀用之五服亦
各用上衣下裳斬用麤布期功以下又各為降殺如
上一組衫一等絰縗逐旋服色都除了如此便得大綱正
今若只去零零碎碎理會吐一小不濟事如今若考究禮
經須是一一自着考究教定賀孫

楊通老問禮書曰看禮書見古人極有精密處事無微細
各各有義理然又須自家工夫到方看得古人意思出
若自家工夫未到只見得度數文為之末如此豈能識
得深意如將一碗乾硬底飯來喫有甚滋味若白地將
自家所見揣摸他本來意思不如此也不濟事無自家
工夫未到只去理會這箇下梢溺於常數一齊都昏倒
了如今度得未可盡曉其意且要識得大綱賀孫

問聞郡中近已開六經曰已開詩書易春秋惟二禮未暇

及詩書序各置於後以還其舊易用伯恭所定本周禮自是一書惟禮記尚有說話儀禮禮之根本而禮記乃其枝葉禮記乃秦漢上下諸儒解釋儀禮之書又有他說附益於其間今欲定作一書先以儀禮篇目置於前而附禮記於後如射禮則附以射義似此類已得二十餘篇若其餘曲禮少儀又自作一項而以類相從若疏中有說制度處亦當采取以益之舊嘗以此例授潘恭叔渠亦頗整理數篇來今居喪無事想必下手儀禮舊與六經三傳並行至王介甫始罷去其後雖復春秋而儀禮卒廢今之士人讀禮記而不讀儀禮故不能見其本末場屋中禮記義格調皆壞下矣禮記解行於世者如方馬之屬源流出於熙豐主人作義者多讀此故然爾

以下修舊綱目

問禮書曰惟儀禮是古人全書若曲禮玉藻諸篇皆戰國士人及漢儒所裒集王制月令則是成書要好自將說禮物處如內則王制月令中間却將曲禮玉藻文附在末後不說禮物處如孔子閒居孔子燕居表記緇衣儒行諸篇却自成一書與記文章頗粗怕不是漢儒做自與史記荀子是一套怕只是荀子作家語中說話猶得孔叢子分明是後來文字弱甚天下多少是偽書開眼看得透自無多書可讀賀孫

周禮自是全書如今禮書欲編入又恐分折了周禮殊未有所處因說周禮只是說禮之條目其間終有文字如八法八則三易三兆之類須各自別箚書子升問儀禮

傳記是誰作曰傳是子夏作記是子夏以後人作子升云今禮書更附入後世變禮亦好曰有此意木之

問正父欲用國語而不用周禮然周禮豈可不入國語辨多理寡乃衰世之書夫離騷雖大不及左傳看此時文章甚此如何會興起國家坐閒朋友閒是誰做曰見說是左丘明做賀孫

因理會所編禮書分經分傳而言曰經文精確峻潔傳文則詞語泛濫國語所載事跡多如此今人作文因一一件事便要泛濫成章人賀孫因問祭禮附祭義如說孝詳多如何來得曰便是祭禮難附兼祭義前所說多是天子禮若儀禮所存唯少牢饋食特牲饋食禮是諸侯大夫禮無文只是有饋食若天子祭便合有初間祭腥等事如所謂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若附儀禮此等皆無入頭處意閒欲將周禮中天子祭禮逐項作一總腦却以禮記附於疏中有說天子處皆編出因云某已衰老其閒合要理會文字皆起得箇頭在及見其成與不見其成皆未可知萬一不及見此書之成諸公千萬勉力整理得成此書所係甚大問前日承教喻以五服之制乃上有制作之君其等差如此今在下有志之士欲依古禮行之既不可若一向狥俗之鄙陋又覺大不經於心極不安如何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這事要整頓便着從頭整頓古凶皆相稱今吉服既不如古獨於喪服欲如古也不可古禮也須一一考究着所在在這裏却始酌今之宜而

損益之若今便要理會一二項小小去處不濟事須大
看世間都得其宜方好問如今父母喪且如古服如齊
衰期乃兄弟祖父母此豈可從俗輕薄如此
曰自聖賢不得位此事終無由正又云使鄭康成之徒
制作也須略成箇模樣未說待周公出制作如今全然
沒理會柰何君有考禮之人又須得上之人信得及這
事行之天下亦不難且如冠制尊卑且以中衆為等差
如今天子者用二十四如何安頓所以甚大而不宜要
好天子以十二旒以九旒朝以七選人以五士以三
廢人只用紗帽聚鬢如今道人這自有些意思問且如
權宜期喪當如何曰且依四腳帽子加絰此帽求只是
向前二腳縛於後後二腳反前縛於上今硬帽襆頭皆

是後來漸變重違不便於事如初用冠帶一時似好
必知其易廢今果如此若一箇紫衫涼衫便可懷袖間
去覓人又贊輒如帽帶皂衫是多少費鄧秀才如何得
許多錢是應必廢也居父問期之服合如何用上領衫
而加衰可乎曰上領衫已不是曰用深衣制而麤布加
衰可乎曰深衣於古便服朝玄端夕深衣深衣是簡便
之衣吉服依古喪服亦倣為之則宜矣問士
禮如喪祭等可通行否古有命士有不命士今如之何
曰喪祭禮節繁多今士人亦難行但古今士不同古時
諸侯大夫皆可以用士如今薄尉之類乃邑宰之士
推判官之屬則是太守之士只一縣一州之中有人才
自家便可取將來使便是士如藩鎮之制尚存此意無

奈何是如今將下面一層都截了盡教做一門人盡教由科舉而得是將奈何數息久之問國初衙前役用鄉戶曰客將次於太守其權甚重一州之兵皆其將之凡教閱出入皆主其事當時既是大戶做亦自愛惜家産上下相體悉若做得好底且教他做更次一等戶便為公人一各管逐項職事更次一等戶為吏人掌文書簡牘極下戶為雜役是今弓手節級奔走之屬其終各各有弊兵宗時有詔韓縝等要變不成王荊公做參政一變變了賀孫

問禮書學禮首引舜命契為司徒敷五教命夔典樂教胄子兩條文蔚編謂古人教學不出此兩者契敷五教是欲使人明於人倫曉得這道理夔典樂教胄子是欲使人養其德性而實有諸己此是一篇綱領曰固是如此後面只是明此一意如大司徒之教即是契敷教事大司樂之教即是夔樂事因曰直而温寬而栗直與寬本自是好但濟之以温與栗則盡善至如剛簡二字則微覺有弊故戒之以無虐無傲蓋所以防其失也某所以特與分開欲見防其失者專為剛簡而設不爾上直寬二句直寬但曰而温而栗至剛簡則曰無虐無傲觀其言意自可見文蔚曰教以人倫者固是又欲養其德性要養德性便只是下面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四句上曰然諷誦歌詠之間是以和其心氣但上面三句抑揚高下尚且由人到律和聲處直是不可走作所以詠歌之際深足養人情性至如播之金石被之管絃

非是不和終是不若人聲自然故晉人孟嘉有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謂漸近自然至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此是言祭祀燕享時事又是一節文蔚

或問禮書所引伊川言古者養士其公卿大夫士之子弟固不患於無養而庶人子弟之入學者亦皆有以養之不知是否曰恐不然此段明州諸公添入當刪不然則注其下云今按程子之言未知何所據也古者教士其法閭之學則鄉老坐於門而察其出入其來學也有時既受學則退而習於其家及其升而上也則亦有時春夏耕耘餘時肄業未聞上之人復有以養之也夫既給之以學粮亦安得許多粮給之耶周禮自有士田可攷史記言孔子養弟子三千人而

子因古史亦遷信而取之恐不然也想得弟子来從學者則自賫粮而從孔子出遊列國者則食孔子之食可然孔子亦安得許多粮想亦取之列國之饋爾孔子居衛最久所以於靈公有交際公養之仕其所以奉孔子者必厚至他國則不然矣故晏子諫齊景公勿用孔子之言曰游說焉貸不可以為國孟子之時徒衆尤盛當時諸侯重士又非孔子之比春秋時人淳朴甚有事故齊晉皆累世為伯主人莫敢爭戰國之時人多姦詐列國紛爭急於收拾人才以為用故不得不厚待士又曰古者三年大比興其賢者能者而進於天子大國三人中國二人小國一人不進則有罰看來數年後所進極多然天子之國亦小其員數亦有限不知如

何用得許多人今以天下之大二十年一番進士猶無安頓處何況當時白虎通曰古者諸侯進士一不當則有罰再不當則削其地三不當則罷之廢之而託於諸侯為寓公恐無此理蓋出後世儒者之傳會進士不當有甚大過而遂廢其君絶其社稷耶或曰想得周家此法行之殊不能久成康數世之後諸侯擅政天子諸侯之公卿大夫皆為世臣盤據豈復容外人為之耶曰然兼當時諸侯國中亦自要人才用必不會再貢之於天子天子亦自擁虛器無用他處當時天子威令不行公卿大夫世襲諸侯之國猶寬故人才之窮而在下者多仕於諸侯之國及公室又弱而人才復多仕於列國之大夫當時為大夫之陪臣者其權甚重大夫執一國之權而陪臣執國命又曰以爵位言之則大夫亦未甚尊以權勢言之則甚重自禾子而下三等便至大夫又曰再命為士三命為大夫禾子之大夫四命小國之大夫又曰再命或一命一樣小小官職皆無命他命禮極重又問當時廢民之秀者其進而上之不過為大夫極矣至於公卿之貴皆世臣世襲非若今之可以更進而代為也則士之生於斯時者亦可謂不幸矣曰然當時之大夫宰臣其權甚重如晉楚齊諸國其大夫皆握天下之權操縱指麾天下莫不從之其宰臣復握大夫之權蓋當時其重在下其輕在上今日則其重在內其輕在外故不同也問

禮編纂到長沙即欲招諸公來同理會後見彼事叢且不

為又留計遂上後至都下庶幾事體稍定做箇規模盡
喚天下識禮者修書如余正父諸人皆教來今日休矣
賀孫

或問禮書修得有次第否曰散在諸處收拾不聚最苦每
日應酬多工夫不得專一若得數月閉更一兩朋友相
助則可畢矣頃在朝欲奏乞專創一局召四方朋友習
禮者數人編修俟書成將上然後乞朝廷命之以官以
酬其勞亦以少助朝廷蒐用遺才之意事未及舉而某
去國矣僩

涂居喪時嘗編次喪禮自始死以至終喪各立門目嘗以
門目呈先生臨歸教以編禮亦不可中輟涂曰考禮無
朱改且放下先生曰橫渠教人學禮呂與叔言如時不

札今以半月看義理文字半日類禮書亦不妨後蒙賜
書云所定禮編恨未之見此間所編喪禮一門福州尚
未送來將來若得賢者持彼成書復來參訂庶幾詳審
不至差互但恐相去之遠難遂此期耳福州謂黃直卿
也庚申二月既望先生有書與黃寺丞商伯云伯量依
舊在門館否禮書近得下手整頓但疾病昏倦時多又為人事書尺妨廢不
能得就緒直卿又許了鄉人館未知如何若不能留尤
覺失助甚恨鄉時不曾留得伯量相與協力若渠今年
不作書會則頗為道意得其一來為數月留千萬幸也
作書時去月初二十一日故得書不及從後來黃
直卿屬李敬子招徠成禮編又以昏嫁不得行昨寓山
寺與修禮書具有本未若未即死尚幾有

以遂此志也胡泳

語類卷八十四終

朱子語類卷第八十五

禮二

儀禮

總論

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想必有可觀但當時君臣間有所不曉遂至無傳故先儒謂聖經不亡於秦火而壞於漢儒其說亦好溫公論景帝太子既亡當時若立獻王爲嗣則漢之禮樂制度必有可觀又致堂謂武帝若使董仲舒爲相汲黯爲御史大夫則漢治必盛某常謂若如此差除那裏得來廣

先王之禮今存者無幾漢初自有文字都無人收拾河間獻王餘得雅樂又有禮書五十六篇惜乎不見於後世

是當時儒者專門名家自一經之外都不暇講究在上又無興禮樂之主故胡氏說道使河間獻王爲君董仲舒爲相汲黯爲御史則漢之禮樂必興這三箇差除豈不甚盛賀孫

今議禮多是士禮天子諸侯喪祭之禮皆不存其中不過有些小朝聘燕饗之禮自漢以來凡天子之禮皆是將士禮來增加爲之河間獻王所得禮五十六篇却有天子諸侯之禮故班固謂愈於推士禮以爲天子諸侯之禮者班固作漢書時此禮猶在不知何代何年失了可惜 賀錄 廣○賀孫錄 畧

禮書如儀禮尚完備如他書備用此初間只以義起漸漸相

行得好只管巧至於情文極細密極周經處聖人見此意思好故錄成書只看古人君臣之際如公前白所畫圖子君臨臣喪坐撫當心要經而踊今日之事至於死生之際恝然不相關不管如路人一所謂君臣之恩義安在祖宗時於舊執政喪亦親臨渡江以來一向廢此只秦檜之死高宗臨之後來不復舉如陳福公壽皇眷如此降至其死亦不親臨祖宗凡大臣死遠地不及臨者必遣郎官徃弔壽皇凡百提掇得意思這般處却恁地不覺今日便一向廢却 孫賀

禮有經有變經者常也變者常之變也先儒以曲禮爲變禮看來全以爲變禮亦不可蓋曲禮者委曲之義故以曲禮爲變禮然毋不敬安定辟安民哉此三句豈可謂之

變禮先儒以儀禮爲經禮然儀禮中亦自有變變禮中又自有經不可一律看也禮記聖人說禮及學者問答處多是說禮之變上古禮書極多如河間獻王收拾得五十六篇後來藏在秘府鄭玄輩尚及見之今注疏中有引逸禮後來遂失不傳可惜可惜儀禮古亦多有今所餘十七篇但多士禮耳 僩

儀禮是經禮記是解儀禮記儀禮有冠禮禮記便有冠義儀禮有昏禮禮記便有昏義以至燕射之類莫不皆然只是儀禮有士相見禮禮記郤無士相見義後來劉原父補成一篇文蔚問補得如何曰他亦學禮記下言語只是解他儀禮文蔚

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儀禮五十六篇其中十七篇多

高堂生所傳十七篇同鄭康成注此十七篇多篆古文作其則是他當時亦見此壁中之書不知如何只解此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無傳焉 剛

儀禮疏說得不甚分明溫公禮有疎漏處高氏送終禮勝得溫公禮 儀

劉原父補亡記如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儘好蓋偏會學八文字如今人善爲百家書者又如學古樂府皆好意林是專學公羊亦似公羊其他所自爲文章如雜著等却不甚佳 傑

永嘉張忠甫所校儀禮甚仔細然却於冒錄中冠禮云端處便錯了但此本較他本爲最勝爾

陳振叔亦儘得其說儀禮云此乃是儀更須有禮書儀禮

只載行禮之威儀三千是也禮書如云大小之
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之類是說大經處這是禮須
自有箇文字贅孫

士冠

問士冠禮筮于廟門其禮甚詳而昏禮止云將加諸卜占
曰吉旣無筮而卜禮略何也曰恐卜筮通言之又問禮
家之意莫是冠禮旣詳其筮則於昏禮不必更詳且從
省文之義如何曰亦恐如此然儀禮中亦自有不備處
如父母戒女止有其辭而昏禮宜於其處之類
問宿賓曰是戒賓也是陽宿戒之意
古朝服用布祭則用絲詩絲衣緇賓尸也皮弁素積皮弁
以白鹿皮爲之素積白布爲裙
問士冠禮有所謂始加再加三加如何曰所謂三加彌尊
只是三次加初是緇布冠以麻布爲之次皮弁次爵弁
諸家皆作畫畫皆看來亦只是皮弁模樣皆以白皮爲之
緇布冠古來有之初是緇布冠齊則緇之次皮弁者只
是朝服爵弁士之祭服周禮爵弁居五冕之下又問致
羙乎黻冕注言昔祭服也黻冕恐不全是祭服否曰祭
服謂之黻冕朝服謂之韠如詩韠革有珌內則端韠紳
皆是問士冠禮一加再加三加言以歲月令月至三加言以歲
之正不知是同時否曰只是一時節行此文自如此說
加緇布冠少頃又更加皮弁又更加爵弁然後成
禮加溫公冠禮亦倣此初畧巾次帽次幞頭又問幞頭
幞脚也以韋爲之舜之畫衣裳有髾幞絳繡不知又

如何畫於服上曰亦有不可曉處在裳之前亦畫黼於其上寓

陳仲蔚問冠儀曰凡婦人見男子每先一拜男拜則又答拜再拜亦然若子冠則見母亦如之重成人也常則不如此但古人無受拜禮雖兄亦答拜君亦然但諸侯見君則兩拜還一拜義剛

冠者見母與兄弟而母與兄弟皆先拜此一節亦差異昏禮亦然婦始見舅姑亦拜義剛

士冠禮始冠緇布冠冠而弊之弊是不用也義剛

士昏

儀禮昏禮下達用鴈注謂在下之人達之一家之好而用鴈非也此只是公卿大夫下達庶人皆用鴈後得陸典

解亦如此說陸解多杜撰亦煞有好處但簡略難看陳祥道禮書考得亦穩淳○義剛錄云撰之云自通典後有二好處但杜撰處多如儀禮士昏禮用鴈堦執鴈或謂取其不再偶或謂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曰士昏禮謂之攝盛蓋以士而服大夫之服爵弁乘大夫之車軨則當執大夫之贄前說恐傳會之又曰重其禮而盛其服賜

或問禮經婦三月而後廟見與左氏不同曰左氏說禮處多與禮經不同恐是當時俗禮非必合於禮經又問既為婦便當廟見必三月之久何邪曰三月而後事定三月以前恐更有可去等事至三月不可去則為婦定矣故必待三月而后廟見或曰未廟見而死則以妾禮葬

之曰歸禀於婦氏之黨爾

鄉飲酒

鄉飲酒云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想是堂上吹此詩而樂亦奏此詩樂便是衆樂皆奏之也

聘禮

問聘禮所言君行一臣行二之義曰君行步闊而遲臣行步狹而疾故君行一步而臣行兩步蓋不敢與君之行而踐其跡也國語齊君晏子行子貢怪之問孔子君臣交際之禮一段說得甚分曉僩

公食大夫禮

公食大夫禮乃是專饗大夫為主人者時出勸賓賓辭而獨饗焉人傑

觀禮

天子常服皮弁惟諸侯來朝見於廟中服冕服用鬱鬯之酒灌神入廟

覲是正君臣之禮較嚴天子當依而立不下堂而見諸侯朝是請覲主之儀天子當宁而立在路寢門之外相與揖遜而入義剛

喪服經傳

公仁人齊衰用布太細又大功小功皆用苧布恐皆非禮大功須用而中所賣火麻布稍細者或熟麻布亦可小功精麤不中度不齊於市今更無此制聽民之所為所以倉卒難得中度者只得買來自以意擇製之爾僩

喪服葛布極粗非若今之細也倜
緦十五升抽其半者是一經只用一經如今廣中有一種
疎布又如單經黃草布皆只一經也然小功十一升則
其縷反多於緦矣又不知是如何閔祖
閻温公儀首絰緝於冠而儀禮疏說別材而不相緝曰緝
也得不緝也得無緊要淳
毒鄉問絰帶之制曰首絰大一搤只是拇指與第二指一
圍腰絰較小絞帶又小於腰絰腰絰象大帶兩頭長垂
下絞帶象革帶一頭有扣子以一頭束於中而束之總
如今之髮巾括髮是束髮爲髻安鄉問鄭氏儀禮注及
疏以男子括髮與免及婦人髽皆云如著慘頭然所謂
慘頭何也曰慘頭只如今之掠鬢編子自頂而前交於

額上却繞髻也免或讀如字謂去冠又問婦人首絰之
制曰亦只是大麻索作一股耳 慘音黲 ○義剛
或問服制曰儀禮事事都載在裏面其間曲折難行處他
都有箇措置得恰好因舉一項父卒繼母嫁後爲之服
報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嘗爲母子貴終其恩此爲繼
母服之義 賜孫

沈存中說喪服中曾祖齊衰服曾祖以上皆謂之曾祖恐
不爲服之理須合行齊衰三月服者來高祖死豈有
是如此如此則皆合有齊衰三月也伊川頃言祖父母喪
須是不赴舉後來不曾行法令雖無明文看來爲士者
爲祖父母期服內不當赴舉

沈存中云高祖齊衰三月不特四世祖爲然自四世以上

凡逮事皆當服喪麻三月高祖蓋通稱耳閎祖

問某人不肯下所生母憂曰禮爲所生父母齊衰杖期律文許申心喪若所生父與所繼父俱再娶亦當從律某父是也又問若所生父與所繼父俱再娶當持大喪乎曰固是又問先儒爭濮議事曰此只是理會稱親當時蓋有引戾園事欲稱皇考者又問稱皇考者是否曰不是然近世儒者亦有多言稱皇考者此條

儀禮期喪條內注說國君有疾不能爲祖父母曾祖父母服則世子斬又曰君喪甘斬說已分明天子無期喪凡有服則必斬三年淳

因言孫爲人君爲祖承重頃在朝檢此條不見後歸家檢儀禮疏說得甚詳正與今日之事一般乃知書多不

熟舊來有明經科便有人去讀這般書注疏都讀過自王介甫新經出廢明經學究科人更不讀書卒有禮文之變更無人曉得爲害不細如今秀才和那本經也有不看底朝廷更要將經義賦論策頒行印下教人在

無大功尊父母本是期加成三年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本是大功加成朞其曾祖父母小功及從祖伯父母叔父母小功者乃正服之不加者耳閎祖

母之姊妹服反重於母之兄弟緣於兄弟既嫁則降服而於姊妹之服則未嘗降故爲字者於舅服緦於姨母服小功也孫蒧

舅於甥之妻有服甥之妻於舅無服也可疑恐是舅則從父自上推將來故廣甥之妻則從夫自上推將

來故狹義 岡

禮妻之父曰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古禮甥字用屢極多如壻謂之甥姑之子亦曰甥或問姪字本非兄弟之子所當稱曰然伊川嘗言之胡文定家子弟稱猶子禮兄弟之子猶子也亦不成稱呼嘗見文定家將伊川語錄凡家書說姪處皆作猶子私常怪之後見他本只作姪字乃知猶子字文定所改以伊川嘗非之故也殊不知伊川雖非之然未有一字替得亦且只得從俗若改為猶子豈不駭俗據禮兄弟之子當稱從子是自曾祖而下三代稱從子自高祖四世而上稱族子 侗

始封之君不臣其兄弟封君之子不臣其諸父不忘其舊也 公 諱

喪服五服皆用麻朋友麻是加麻於弔服之上麻謂絰也

問祖

問改葬緦鄭玄以為緦之月數而除服五肅以為葬畢便除如何曰如今不可考禮宜從厚當如鄭氏問五肅以為既虞而除之若是改葬神已在廟久矣何得虞乎曰便是如此而今都不可考看來也須當反契於廟問鄭氏以為只是有三年服者改葬服緦三月非三年服者弔服加麻葬畢除之否曰然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而除則非父母不服緦也 既夕 賀孫

問朝祖時有遷祖奠恐在禰廟之前祖無奠而亡者難獨享否曰不須如此理會禮說有奠處便是合有奠無奠

處便合無異更何用疑却其他可疑處却多如溫公儀斬
齊古制而功緦又却不古制是何說蓋古者五服皆用
麻但有等差皆有冠絰但功緦之絰小耳今人吉服不
古而凶服古亦無謂也今俗喪服之制下用橫布作襴
雉 義
少牢饋食
儀禮曰用丁巳按注家說則當作丁己蓋十干中柔日也
儀禮饋食之詞曰適爾皇祖伯某父伯仲叔季也某字
也父美稱助辭也 振

語類卷第八十五終

禮三

周禮

總論

曹問周禮曰不敢教人學非是不可學亦非是不當學只
為學有先後先須理會自家身心合做底學周禮却是
後一截事而今且把來說看還有一句干涉吾人身心
上事否
今只有周禮儀禮可全信禮記有信不得處又曰周禮只
疑有行未盡處看來周禮規模皆是周公做但其言語
是他人做今時宰相提舉勑令豈是宰相一一下筆有
不是處周公須與改至小可處或未及改或是周公晚

年作此

大抵說制度之書惟周禮儀禮可信禮記便不可深信周禮畢竟出於一家謂是周公親筆做成固不可然大綱却是周公意思其所疑者但恐周公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盡（文蔚。僩錄云：周禮尚未曾行。）

問周禮曰未必是周公自作恐是當時如今白編修官之類為之又官名與他書所見多有不同恐是當時作此書成見設官太多遂不用亦如唐六典今存唐時元不曾用（又笑曰禁治蝦蟆已專設一官豈不酷耶。浩）

周禮胡氏父子以為是王莽劉歆撰此恐不然周禮是周公遺典也（德明）

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但未敢全學（方子）看

周禮一書也是做得來縝密眞箇盛水不漏廣子升問周禮如何看曰且循注疏看去第一要見得聖人是箇公平底意思如陳君舉說天官之職如膳羞衣服之官皆屬之此是治人之身此說自是到得中間有官屬相錯綜處皆謂聖人有使之相防察之意這便不是天官是正人主之身兼統百官地官主教民之事大綱已具矣春夏秋冬之官各有所掌如太史等官屬之宗伯蓋以祀史之事用之祭祀之故職方氏等屬之司馬蓋司馬掌封疆之政最是大行人等官屬之司寇難曉蓋儀禮觀禮諸侯行禮既畢出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王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然後再拜稽首出自屏

此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是也所以屬之司寇如此等處皆是合着如此初非聖人私意大綱要得如此看其間節目自有不可曉處如官職之多與子由所疑三處之類只得且缺之所謂其詳不可得而聞也或謂周公作此書有未及盡行之者恐亦有此理只如今時法令其間頗有不曾行者未之因說舊時妄意着此書大綱是要人主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使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又推而至於鳥獸草木無一不得其所而後已不如是不足以謂之裁成輔相參贊天地耳曰是恁地須要識公平意思因說如今學問不考古固不得若一向去採摭故事零碎湊合說出來也無甚益孟子嘅然以天下自任曰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到說制度處

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嘗聞其略也要之後世若有聖賢出來如儀禮等書也不應便行得如封建諸侯柳子厚之說自是當時却是他各自推戴爲主聖人從而定之耳如今若要將一州一縣封某人爲諸侯人亦未必安之兼數世之後其弊非一如鄉飲酒之禮若要教天下之人都如此行也未必能只後世太無制度若有聖賢爲之就中定其尊卑隆殺之數使人可以通行這便是禮爲之去其哇淫鄙俚之辭使之不失中和歡悅之意這便是樂之

周禮中多有說事之綱自者如屬民讀法其法不可知司馬職乃陳車徒如戰之陳其陳法亦不可見矣

周都豐鎬則王畿之內當有西北之戎如此則稍甸縣都

如之何可爲也曰周禮一書聖人姑爲一代之法雖到不可用法處聖人須別有通變之道法爲

今人不信周官若據其言却不恁地蓋古人立法無所不有天下有是事他便立此一官但只是要不失正耳且如女巫之職掌宮中巫祝之事凡宮中所祝皆在此人如此則便無後世巫蠱之事矣道夫

五峯以周禮爲非周公致太平之書謂如天官冢宰却管甚宮闈之事其意只是見後世宰相請託宮闈交結近習以爲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治國平天下之本豈可以後世之弊而併廢聖人之良法美意哉又如王后不當交通外朝之說他亦是懲後世之弊要之儀禮中亦分明自載此禮至若所謂女祝掌凡內禱祠禳之事

後世有此官則巫蠱之事安從有哉道夫

五經中周禮疏最好詩與禮記次之書易疏亂道易疏只是將王輔嗣注來虛說一片當論近世諸儒說

於公子服處見陳徐二先生周禮制度菁華下半冊徐元德作上半冊即陳君舉所奏周官說先生云孝宗嘗問君舉聞鄉博學不知讀書之法當如何陳奏云臣生平於周官粗嘗用心推考今周官數篇已屬葉容臣退繕寫進呈遂寫進御大抵推周官制度亦稍詳然亦有杜撰錯說處（儒用錄云但說官屬不悉以類聚錯總互見即多舍糊或者又謂有互相檢制之意此說不然）如云冢宰之職不特朝廷之事凡內而天子飲食服御宮掖之事無不畢管蓋冢宰以道詔王格君

心之非所以如此此說固是但云主客行人之官合屬春官宗伯而乃掌於司冦（儒用錄云大行人司儀掌賓客之事當屬春官而乃領於司冦）土地疆域之事合掌於司徒（儒用錄云封疆之事當屬地官而乃領於司馬）蓋周家設六官互相檢制之意此大不然何聖人不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其臣既任之而復疑之耶或問如何曰賓客屬秋官者蓋諸侯朝覲會同之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刑司冦主刑所以屬之有威懷諸侯之意夏官掌諸侯土地封疆如職方氏皆屬夏官蓋諸侯有變則六師移之（儒用錄云不得有其土地司馬主兵有威懷諸侯之義故也）所以屬司馬也又問冬官司空掌何事曰次第是管土田之事蓋司馬職方氏存（儒用錄作正）其疆域之定制至於申畫井田創置繼悉必屬於司空而今亡矣

六陳徐周禮制度講究二十公宰相處甚詳然皆是自秦漢以下說起云漢承秦舊置三公之官若仍秦舊何不只倣秦爲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却置司馬司徒司空者何故蓋他不知前漢諸儒未見孔壁古文尚書有周官一篇說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爾孔安國古文尚書藏之祕府諸儒專門伏生二十五篇一向不取孔氏所藏古文者及至魏晉間古文者始出而行于世漢初亦只仍秦舊置丞相御史大夫爲三公及武帝始改大尉爲大司馬然武帝亦非是有意於復古但以衛霍功高官大上面夫不得故於驃騎大將軍之上加大司馬以寵異之如加官階官冠之號爾其職無以異於大將軍也又何武欲改三公他見是時大司馬已典兵兼名號已正

故但去大字而以丞相爲司徒御史大夫爲司空後漢仍舊改司馬爲太尉而司徒司空之官如故然政事歸於臺閣三公備員後來三公之職遂廢而侍中中書尚書之權獨重以至今日用儒者君舉說井田道是周禮王制孟子三處說皆通他說千里不平直量四邊又突出圓箕則是有千二百五十里說出亦自好者今考來乃不然周禮鄭氏自於匠人注內說得極仔細前面正說處却未見却於後面僻處說先儒這般極仔細君舉於周禮甚熟不是不知只是做箇新樣好話謾人本文自說百里之國五十里之國貿孫周禮有井田之制有溝洫之制井田是四數溝洫是十數今求嘉諸儒論田制乃欲混井田溝洫爲一則不可

鄭氏注解分作兩項却是溝洫以十爲數井田以九爲數決不可合求嘉必欲合之王制孟子武成分土皆言三等周禮乃有五等決不合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又云九千里以方五百里封四公則是每箇方五百里甚是分明陳乃云方一百二十五里又以爲合加地賞田附庸而言之何欺誑之甚閻祖先生以澧論授直卿令誦一遍畢先生曰他論封國將孟子說在前而後又引周禮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說非是直卿問孟子所論五等之地是如何與周禮不合曰先儒說孟子所論乃夏商以前之制周禮是成王之制此說是了但又說是周斥大封域而封之其說又不

是若是恁地每一国添了許多地便着移了許多人家社稷恐無此理這只是夏商以來漸漸相吞併至周自恁地大了周公也是不奈他何就見在封他且如當初許多国也不是先王要恁地封便如挪子厚說樣他是各人占得這些子地先主從而命之以爵不意到後來相吞併得恁大了且如孟子說周公之封於魯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這也不是當時封許多功臣親戚也是要他因而藩衛王室他那舊時国都恁大了却封得恁地小教他與那大国雜居也於理勢不順據左傳所說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齊是恁地闊詩復說周公之宇魯是恁地闊這箇也是勢着恁地陳君舉却說只是封疆方五百里四維每一面只百二十五里以徑言則只百二十五里其說若恁地則男国不過似一耆長如何建国職方氏說一千里封四伯一千里封六侯之類極分明這一千里縱橫是四箇五百里便是破開可以封四箇伯他那箕得国數極定更無可疑君舉又却云一千里地封四伯外餘地只存留在那裏某說不知存留作甚麼恁地則一千里只將三十來向封了四伯那七十來向却不知留作何用直卿曰武王分土惟三則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似是周制曰武王是初得天下事勢未定且大槩恁地如文王治岐那制度也自不同先生論至此蹙眉曰這箇也且大槩恁地說不知當時仔細是如何義剛問孟子想不見周禮曰孟子是

不見周禮直鄉曰觀子產書之辭則也恐不解封得徒地大曰子產是應急急之說他一時急後且恁地放鵰云何故侵小這非是至論直鄉曰府史胥徒則是庶人在官者不知如何有許多曰嘗看子由古史他疑三事其一謂府史胥徒太多這箇當時却都是兼官其實府史胥徒無許多直鄉曰那司市一官更動誕不得法可謂甚嚴曰周公當時做得法大段齊整如市便不放教人四散去買賣他只立得一市在那裏要買物事便入那市中去不似而今要買物只於門首自有人擔來賣更是一日三次會合亦通人情看他所立法極是齊整但不知周公此書行得幾時耳義剛

天官

天官之職是總五官者若其心不大如何包得許多事且一家宰內自王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若不是大其心者區處應副事到面前便且區處不下況於先事措置思患預防是着多少精神所以記得此復忘彼佛氏只合下將那心頓在無用處總動作便疎脫所以吾儒貴窮理致知便須事事物物理會過要明於庶物即是物只是明便見得其則今文字在面前尚且看不得況許多事到面前如何柰他得須禁懷大底人始得又云後人皆以周禮非聖人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

賀孫

周之天官統六十卿之職亦是其大綱至其他卿則一人理

一事然天官之職至於閭寺宮嬪醢醬魚塩之屬無不領之道夫問古人命官之意莫是以其切於君身故使之領否曰然道夫

周禮天官兼嬪御宦官飲食之人皆總之則其於飲食男女之欲所以制其君而成其德者至矣豈復有後世宦官之弊古者宰相之任如此

問宮伯宮正所率之屬五百人皆入宮中似不便否曰此只是宿衛在外不是入宮皆公卿王族之子弟爲之不是矣卒淳（宮伯宮正）

地官

問司徒職在敬敷五教而地官言教者其意蓋而言山林陵麓之事却甚詳曰也須是教他有飯喫有衣着然五方之民各得其所方可去教他若不恁地教如何施但是貫中言教也不異如閭胥書其孝弟婣睦之民讀法之類皆是（當我剛○淳錄云民無住處無物喫亦如何教得所以必先五方之民定民居使之各得其所而后教可行也

直卿問司徒所謂教只是十二教否曰非也只如教民以六德六行六藝及歲時讀法之類淳

周禮中說教民處止及於幾內之民都不及幾外之民不知如何豈應如此廣

或問周禮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鄭注云日北謂立表處太北遠日也景夕謂日映景乃中立表處太東

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已中立表處太西遠日也曰景夕多風景朝多陰此二句鄭注不可曉疑說倒了者來景夕者景晚也謂日未中而景已中蓋立表近南則去日近午前景短而午後景長也景朝者謂日已過午而景猶未中蓋立表近北則取日遠午前長而午後短也問多風多陰之說曰今近東之地自是多風如海邊諸郡風極多每如期而至如春必東風夏必南風不知此間之無定蓋土地曠濶無高山之限故風各以方至其舊在漳泉驗之早間則風已生到午而盛午後則風力漸微至晚則更無一點風色未嘗少差蓋風隨陽氣生日方升則陽氣生至午則陽氣盛午後則陽氣微故風亦隨而盛衰如西北邊多陰非特山高障蔽之文

自是陽氣到彼處衰謝蓋日到彼方午則彼已甚晚不又則落故西邊不甚見日古語云蜀之日越之雪言見日少也所以蜀有漏天古語云巫峽多漏天老杜云蕭角漏天東言其地常雨如天漏然以此觀之天地亦不甚闊以日月所照及寒暑風陰觀之可以驗矣用之問天竺一國去處又却極闊曰以崑崙山言之天竺在崑崙之正南所以土地闊而其所生亦多異人水經云崑崙去嵩高五萬里看來不會如此遠蓋中國至于闐二十萬里于闐去崑崙無緣更有三萬里文昌雜録記于闐遣使來貢獻使者自言其國之西千三百餘里即崑崙山今中國在崑崙之東南而天竺諸國在其正南水經又云黃河自崑崙東北流入中國如此則崑崙當在西南

上或又云西北不知如何恐河流曲折多入中國後方見其東北流爾佛經所說阿耨大池池水分流四面去爲四大水入中國者爲黃河入東海其三面各入南西北海如弱水黑水之類大抵地之形如饅頭其撚尖處則崑崙也問佛家天地四洲之說果有之否曰佛經有之中國爲南贍部洲天竺諸國皆在南贍部內東弗于逮西瞿耶尼北鬱單越亦如鄒衍所說赤縣之類四洲統名娑婆世界如是世界凡有幾所而娑婆世界獨居其中其形平圓故所生人物亦獨圓正象其地形蓋得天地之中氣其他世界則形皆偏側尖缺而環處娑婆世界之外緣不得天地之正氣故所生人物亦多不正此說便是蓋天之說橫渠

亦主於天不知如何但其言曰初生時先照娑婆世界故其氣和其他世界則日之所照或正或昃故氣不和只他此說便自可破彼言日之所照必經歷諸世界了然後入地則一日之中須歷照四處方得周匝今纔照得娑婆一處即已曛矣若更照其他三處經多少時節如此則夜須極長何故今中國晝夜有均停時而冬夏漏刻長短相去亦不甚遠其說於是不通矣

大司徒以土圭求地中今人都不識土圭鄭康成解亦誤土只是量表影底尺長一尺五寸以土圭之法測之若表影恰長一尺五寸此表視表影長短以土圭量之表影短則表長影長表影長則表長影短是地之中冬至晷長一丈三尺餘今之地中與古已不同漢時陽城是地之中本朝嶽臺是地之中

獄臺在浚儀已自差許多問地何故有差曰想是天運有差地隨天轉而差今坐於此但知地之不動耳安知天運於外而地不隨之以轉耶天運之差如古今昏旦中星之不同是也又問曆所以數差古今豈無人考得精者曰便是無人攷得精細而不易所以數差若攷得精密有箇定數永不會差伊川說康節曆不會差或問康節何以不造曆曰他安肯爲此古人曆法疎闊而差少今曆愈密而愈差因以兩手量卓邊云且如這許多闊分作四段被他界限闊便有差不過只在一段界限之內縱使極差出第二三段亦只在此四界之內所以容易推測便有差容易見今之曆法於這四界內分作八界於這八界內又分作十六界界限愈密則差數愈遠何故以界限密而踰越多也其差則一而古今曆法疎密不同故爾看來都只是不曾推得定只是移來湊合天之運行所以當年合得不差明後年便差元不曾推得天運定只是旋將曆去合那天之行不及則添些過則減些以合之所以一二年又差如唐一行大衍曆當時最謂精密只一二年後便差只有李通說得好當初造曆便合并天運所蹉之度都算在裏幾年後蹉幾分幾年後蹉幾度將這蹉數都算做正數直推到盡頭如此庶幾曆可以正而不差今人都不曾得箇大統正只管說天之運行有差造曆以求合乎天而曆愈差元不知天如何會有差自是天之運行合當如此此說極是不知當初因甚不曾算在裏但堯舜以來曆至漢都

喪失了不可攷緣如今是這大總紀不正所以都無是處季通等得康節曆康節曆十二萬九千六百分大故寄今曆家所用只是萬分曆萬分曆已自是多了他如何肯用十二萬分只是今之曆家又說季通底用不得不知如何又曰一行大衍曆比以前曆他只是做得箇頭勢大敷衍得闊其實差數只一般正如百貫錢修一料藥其不能治病一也

周禮注云上圭一寸折一千里天地四游升降不過三萬里之影尺有五寸折一萬五千里以其在地之中故南北東西相去各三萬里問何謂四遊曰謂地之四遊升降不過三萬里非謂天地中間相去止三萬里也春遊過東三萬里夏游過南三萬里秋游過西三萬里冬游過北三萬里今曆家算數如此以土圭測之皆合

僩曰譬以大盆盛水而以虛器浮其中四邊定四方若器浮過東三寸以一寸折萬里則去西三寸亦如地之浮於水上蹉過東方三萬里則遠去西方三萬里矣南北亦然然則冬夏晝夜之長短非日晷出沒之所爲乃地之游轉四方而然爾曰然用之曰人如何測得如此恐無此理曰雖不可知然曆家推算其數皆合恐有此理僩

土圭之法立八尺之表以尺五寸之圭橫於地下日中則景蔽於圭此乃地中爲然如浚儀是也今又不知浚儀果爲地中否問何故以八尺爲表曰此須用勾股法算之南北無定中必以日中爲中北極則萬古不易者也

北方地形尖斜日長而夜短骨里幹國煮羊胛骨熟日已出矣至鐵勒則又北矣極北之地人甚狡所傳有二千里松木禁人斫伐此外龍蛇交雜不可去女真起處有鴨緑江傳云天下有三處大水曰黄河曰長江并鴨緑是也若以浚儀與潁川為中則今之襄漢淮西等處為近中一條人

嘗見季通云日晷有差如去一千里則差一寸到得極皇却無差其初亦自曉不得後來仔細思之日之中各自不同如極東處日午以前須短日午以後須長極西處日午以前須短日午以後須長極西處日北則景長多寒日南則景短多暑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此最分曉極皇却到處視之以為

北之中了所以無差如涼傘然中心却小四簷却闊如此其初疑其然及將周禮來檢看方見得決然是如此

今謂周官非聖人之書至如比閭族黨之法正周公建太平之基本他這箇一如棊盤相似抨布定後棊子方有放處因論保伍法度道夫

二十五家為閭閭呂也如旅之有脊呂骨蓋閭長之居當中而二十四家列於兩旁如旅之脊呂骨當中而肋骨分布兩旁也 僩

問六德智聖曰智是知得事理聖便高似智蓋無所不通明底意思 伯羽

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

爲鄉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縣五縣爲遂遂制田里之法也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此鄉遂出兵之法也故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既一家出一人則兵數亘甚多然只是擾衛王室如今禁衛相似不令征行也都鄙之法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然後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以五百一十二家而共只出七十五人則可謂甚少然有征行則發此都鄙之兵悉調者不用而用者不悉調此二法所以不同而貢助之法亦異大率鄉遂以十爲數是長連排去井由以九爲數是一箇方底物事自是不同而求嘉必欲合之如何合得閱祖○以下小同徒

周制鄉遂用貢法故十夫治溝長底是十方底是百長底是千方底是萬都鄙用助法故八家同溝共井鄉遂則以五爲數家出一人爲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如周禮惟挽匱則用之此役之最輕者都鄙則以四爲數六七家始出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三頭鄉遂所以必爲溝洫而不爲井者以欲起兵數故也五比五鄰五伍之後變五爲四間四里四兩者用四則成百之數復用五則自此奇零不整齊矣如曰周制皆井者此欺人之說不可行也因言永嘉之說受由則用溝洫起賦歛則依井○方子○下條聞同

問周制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鄰遂所以不爲井者何故曰都鄙以四起數五六家始出

一人故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鄉遂以五起數家出一人爲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故周禮惟挽匱則用之此役之最輕者事職無虛月追胥之比無時無之其受廛爲民者固與畿外之民異也遠郊之民王之外地也其潛之舍王非姑息於通民二也固與內地之民異也六尺之征六十五之舍王非荼毒於遠民一也國廛二十而一若輕於近郊也而草木之甿夫家之聚不可以擾擾則不能以寧居是故二十而稅二十而一滌材二十而五若重於遠郊也而器用之末作商賈之資利不可以輕輕則必至於本是故二十而五係近郊遠郊勞逸所繫

天子六鄉故有六軍諸侯三鄉故有三軍所謂五家爲比比即伍也五比爲閭閭即兩也四閭爲族族即卒也則是夫人爲兵矣至於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出兵車一乘且以九夫言之中爲公田只是八夫甸則五百一十二夫何其少於鄉遂也便是難曉以某觀之鄉遂之民以衛王畿凡有征討止用丘甸之民又學校之制所以取士者但見於鄉遂鄉遂之外不聞教養之制亦可疑也（缺一條）

問都鄙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不審鄉遂車賦則如何曰鄉遂亦有車但不一兵在內者役重而賦輕在外者役輕而賦重六軍只是六鄉之衆六遂亦有軍但不可見其數侯國三軍亦只是三郊之衆三遂不與大國三郊次國二郊小國一郊蔡季通說車一乘不止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

十二人此是輕車用馬馳者更有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用牛載糗糧戈甲衣裝見七書如魯頌公徒三萬亦具其說矣淳

問鄭氏旁加一里之說是否曰如此方得數相合亦不見所憑據處今且大槩依他如此看淳

小司徒注以下

直鄉問古以百步爲畝今如何曰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當今四十一畝賀孫

問司馬法車乘士徒之數與周禮不同如何曰古制不明皆不可考此只見於鄭氏注七書中司馬法又不是此林勳本政書錯說以爲文王治岐之政曰或以周禮乃千常數司馬法乃調發時數最是否曰不通處如何硬要通不須恁思量枉費心力淳

先生與曹兄論井田曰當時須別有簡道理天下安得有簡王畿千里之地將鄭康成圖來安頓於上今看古人之地制如豐鎬皆在山谷之間洛邑伊闕之地亦多是小溪澗不知如何措置卓

豐鎬去洛邑三百里長安所管六百里王畿千里亦有橫長處非若今世之爲圖畫方也恐井田之制亦是類此不可執畫方之圖以定之賀孫

古者百畝之地收皆畝一鍾爲米四石六斗以今量較之爲米一石五斗爾僩

周家每年一推排十六歲受田六十者歸田其後想亦不能無弊故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唐制每歲十月一日應受田者皆集於

縣令好中而升降之若縣令非才則是日乃胥吏之利
耳方子

古人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田獵皆只是一項事皆一理也○鄉大夫

問周禮德行道藝德行藝三者孰有可褐名者道字當如何解曰舊嘗思之未甚曉看來道字只是曉得那道理而已大而天地事物之理以至古今治亂興亡事變聖賢之典策一事一物之理皆曉得所以然謂之道且如禮樂射御書數禮樂之文却是祝史所掌至於禮樂之理則須是知道者方知得如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向而化而樂興焉之謂又德是有德行是有行藝是有藝道則知得那德行藝之理所以然也注云德行是質者道藝是能者蓋曉得許多事物之理所以屬能備

內史掌策命諸侯及群臣皆鄉大夫既獻賢能之書王拜受登于天府其副本則內史掌之以內史掌策命諸侯及群臣故也古之王者封建諸侯王坐使內史讀策命之非特命諸侯亦欲在廷詢其可否且如後世除拜宰相官亦合有策只是辭免了問祖宗之制亦如此否曰自唐以上皆如此今除宰相宣麻是其遺意立后以上用王策其次皆用冊策漢常用策緣他近古其初亦不曾用自武帝立三王始用起文

問黨正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若據如此雖說鄉黨莫如齒到得爵尊後又不復齒曰古人

貴賓長長並行而不停他雖說不序亦不相屬自別設一位如今之掛位然毛詩錄云猶而今別設古制微細處今不可曉但觀其大槩如宅由士由賈由官田牛由黨由牧由鄭康成作一說鄭司農又作一說憲何者為是淳（以下載師）

問商賈是官司令民為之抑民自為之邪曰民自為之亦受田但少耳如載師所謂賈由者是也淳

問士人受田如何曰上士中士下士是有命之士已有祿如管子士鄉十五是未命之士若民皆為士則無農矣故鄉止十五亦受田但不多所謂士由者是也義剛

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句猶縣都皆無過十二此即是田稅然遠近輕重不等者蓋近處如六鄉排門皆仕是役多故稅輕遠處如都鄙井法七家而賦一兵其役少故稅重所謂十二者是井雜稅皆無過此數也都鄙稅亦只納在采邑淳

安卿問二十而一十一二二十而三二十而五如何曰近處役重遠處役輕且如六鄉自是家家為兵至如猶縣都鄙七家只出一兵首鄉曰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則是都鄙成九一二十但鄭注二十而一等及九賦之類皆云是計口出泉如此又近於太重曰便是難曉若要盡依他行時也難似而今這箇今且埋會得大槩若要思量白日上昇如何得今且置時節去封建井由尚煞爭淳錄云因論封建井由曰大要行時須別立法制使簡易明白取於民者足以供上之用上不至於乏而下不至於苦則可矣今世取封建民遠恰如某病後要思量白日上昇如何得今且置

得無事時已是好了如浙間除了和買丁錢重處減此二
使一家但納百十錢只依而今稅賦放教寬無大故害
民處淳錄云如漳州之苛錢一事此時便是小太平了前輩云本朝
稅輕於什一也只是向時可恁地說今何啻數倍緣上
面自要許多用而今縣中若省解些少月樁晉州府不來
打罵蔡某在漳州解發銀未折了星兩運司來取被其
不能管得判一箇可行一箇不可行一箇得伊川常言要必復井田封
時節却要井由如何行緣封建井田便也是看破了淳錄云見
建及晚年又却言不必封建且如封建自柳子厚之屬論
暢潛道錄云想是他經遠世故之多見得事勢不可行且
得來也是太過但也是行不得淳錄云柳子厚說得世變也是但他只見得後
來不好處不見得古人封建底好意如漢當初要封建後來便恁地狼狽

若如主父偃之說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如此
便不必封建也得淳錄云若論主父偃後底封建則皆
天子使吏治其國而已是王族貴驕之子不足以君民
今且做把一百里地封一箇親戚或功臣
教他去做其初一箇未必便不好但子孫失不能皆賢
若有一箇在那裏無揩時不成教百姓論罷了一箇國
君若只坐視他害民又不得却如何區處淳錄云封建
却是聖人公共為民底意思是為正理以利害計之第
一世所封之功臣猶做得好在第二世繼而立者箇箇
定是不曉事則害民之事雖所不為百姓被苦來訴國
君因而罷了也不止是不與他理會亦不是未論別處如
何只這一處利害而不得更是
錢塘縣封他作靜江國王鄧林國王淳錄作柱國之君他定
是不肯去淳錄作他定是不肯去今且教一箇荒僻不緊於行
處與作錢塘縣封唐時理會

一番龔到剌史入都不肯去（淳錄作一時功臣皆樂於在京而不肯行符秦也曾如此來人皆是戀京師快活都不肯去却要遣入押起淳錄作符堅封其功臣於遠方使之去數回不肯去這箇決是不可行若是以太槩論之聖人封建却是正理但以利害言之則利少而害多子由古史論得也忒煩前後都不相照淳錄作子由論封建又都引證不著想是子由老後昏眊說得恁地某嘗作說辨之得四五段不曾終了若東坡時便不如此他每每兩三遍說時那一遍害處都藏著不敢說破如子由便是只管說後說得更無理會因曰蘇氏之學喜於縱恣踈蕩東坡嘗作某州學記言井由封建皆非古但有學校尚有古意其間言辭遠矣不可及矣但有子產尚可稱他便是敢恁地說千古萬古後你

如何知得無一箇人似辭義剛○淳錄作數條載師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閒師又云凡民無職者出夫布前重後輕者前以待士大夫之有土者後方是待庶民宅不毛爲其爲亭臺也田不耕爲其爲池沼也凡民無職事者此是大夫家所養浮浪之人也賀孫

師氏居虎門司王朝虎門路寢門也正義謂路寢庭朝庫門外朝非常朝此是常朝故知在路門外又蔚問路寢庭朝庫門外朝如何不是常朝曰路寢庭在門之裏議政事則在此朝庫門外是國有大事詢及衆庶則在此處非每日常朝之所若每日常朝王但立於寢門外與群臣相揖而已然王都先揖揖群臣就位王便入只是

揖亦不同如士揖庶姓特揖異姓天揖同姓之類各有
高下胡明仲嘗云近世朝禮每日拜跪乃是秦法周人
之制元不如此文蔚氏師
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
瞽教胄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蓋是教人朝
夕從事於此拘束得心長在這上面蓋為樂有節奏學
他底急也不得慢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他一副當情性
植○以下係氏

周禮六書制字固有從形者然為義各不同郝如何必欲
說義理得龜山有辯荊公字說三十餘字荊公字說其
說多矣止辯三十字何益哉又不去頂門上下一轉語
而隨其後脣脣與之辯使其說轉則吾之說不行矣閒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貨之不售者或買或賒或賃
以國服為息此能幾何而云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何
也明祖泉府

問遂何以上地特加萊五十畝曰古制不明亦不可曉鄉
之田制亦如此但此見於遂耳大抵鄉吏專主教遂吏
袁主耕淳以下遂人

問鄉遂為溝洫用貢法都鄙為井由行助法何以如此分
別曰古制不明亦不曉古人是如何遂人溝洫之法田
不井授而以夫數制之歲時登其夫家之無妻以令貢
賦便是用貢法淳

子約疑井由之法一鄉一萬有餘夫名溝洫川澮溝洫反少者此以地有遠
而匠人一同為九萬夫川澮溝洫反多者此以地有遠

近故治有詳略也鄉遂近王都人衆稠密家家勝兵不知此則不足以盡地利而養民且又縱橫爲溝洫川澮所以寓設險之意而限車馬之衝突也故治近爲甚詳若鄉遂之外則民少而地多欲盡開治則民力不足故其治甚略晉邻克帥諸國伐齊齊求盟晉人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盡東其畝齊人曰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云云晉謀遂塞蓋鄉遂之畝如中間是田兩邊是溝向東直去而前復有橫畝向南溝後南流一東一南十字相交在此所以險阻多而非車馬之利也晉欲侵伐之利耳而齊覺之若盡東其畝則無縱橫相衝但一直向東戎馬可以長驅而來矣次日又曰昨夜說庶人九夫之制無許多溝洫其實不

勉遍閒檢省許多溝洫川澮與鄉遂之地一般乃是子約省不子細耳

田制須先正溝洫方定必稍者稍稍之義言逐旋給與之也不特待使者凡百官廩禄皆然猶今官中給俸米稍人鄉遂雖用貢法然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中下出斂法則亦未嘗拘也閔祖。司稼

春官

周禮載用赤璋白璧等斂此豈長策要是周公未思量耳觀季孫斯死用玉而孔子歷階言其不可則是孔子方思量到而周公思量未到也義剛。典瑞

黃問周禮祀天神地示人鬼之樂何以無商音曰五音無

一則不成樂非是無商音只是無商調先儒謂商調是殺聲鬼神畏商調凄大司樂以大司樂
周禮不言祭物止於大司樂一處言之舊見陳君舉亦云祭地祇之事大司樂都不曾問大司樂祭地祇之事人
因說及夢曰聖人無所不用其敬雖至小沒緊要底物事也用其敬到得後世儒者方說得如此開大沒緊要
周禮夢亦有官掌之此有甚緊要然聖人亦將做一件事某平生每夢見故舊親戚次日若不接其書信及見
之則必有人說及看來惟此等是正夢其他皆非正占夢

夏官

路門外有鼓謂之路鼓王崩則擊此鼓用以宣傳四方肺石

石其形若肺擊之有聲窮民許擊此石如今登聞鼓磨
人亦有肺石大司寇文辭。僕

秋官

人謂周公不言刑秋官有許多刑如何是不言刑淳
問周禮五服之貢限以定名不問其地之有無與禹貢不
合何故曰一代自有一代之制他大樂是近處貢重底
物事遠處貢輕底物事恰如禹貢所謂納銍納秸之類
義剛：大行人

冬官

車所以揉木又以圍轂者蓋是用生成圓木揉而為之故
堅耐堪馳騁閑祖。輪人
問侯國亦倣鄭遂都鄙之制否曰鄭氏說侯國用都鄙法

然觀魯人三郊三遂而耿國中亦是如此則亦是如此義剛錄作當亦是鄉遂○淳○五人為伍

子蒲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而

語類卷第八十六終

禮四

小戴禮

總論

問看禮記語孟孰先曰禮記有說宗廟朝廷說得遠後雜亂不切於日用若欲觀禮須將禮記節出切於日用常行者看節出壬藁內則曲禮少儀看節

問讀禮記曰禮記要兼儀禮讀如冠禮喪禮鄉飲酒禮之類儀禮皆載其事禮記只發明其理讀禮記而不讀儀禮許多理皆無安著處

讀禮記須先讀儀禮嘗欲編禮記附於儀禮但須著和注寫德輔云如曲禮檀弓之類如何附曰此類自編作一

處又云相宗時有三禮科學究是也雖不曉義理却尚自記得自荊公廢了學究科後來人都不知有儀禮又云荊公廢儀禮而取禮記舍本而取末也　德輔

學禮先看儀禮儀禮是全書其他皆是講說如周禮王制是制度之書大學中庸是說理之書儒行樂記非聖人之書乃戰國賢士為之又云人不可以不莊嚴所謂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又曰智崇禮卑人之智識不可以不高明而行之在乎小心如大學之格物致知是智崇處正心修身是禮卑處　卓

禮記只是解儀禮如喪服小記便是解喪服傳篇篇皆然惟大傳是總解　德明

許順之說人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年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得到這裏想必是古來流傳得此箇文字如此廣○方子錄云是知禮記亦出于孔門之徒無疑順之此言極是

問禮記正義載五養老七養老之禮曰漢儒說制度有不合者多推從啟禮去大抵古人制度恐不便於今如鄉飲酒禮節文甚繁今強行之畢竟無益不若取今之禮酌而行之　僩

問禮記古注外無以加否曰鄭注自好看注看疏自可大雅文蔚錄云問二禮制度如何可一一得曰只注疏自

鄭康成是箇好人考禮名數大有功事事都理會得如漢

律令一一皆有注儘有許多精力東漢諸儒煞好盧植也好淳。兼叔重錄云康成也可謂大儒

王肅議禮必反鄭玄賀孫

禮記有王肅注煞好太史公樂書載樂記全文注家無存得王肅又鄭玄說覺見好禮書如陸農師禮象陳用之禮書亦缺慽陳底必勝陸佃後世禮樂全不可考錄但諸儒議禮頗有好處此廢當別類作一書方好看亦朝人多是精於此畢竟當時此學自專門名家朝廷有禮事便用此等人議之如今刑法官只用試大法人做如李生父母事却在隋書劉子翬傳江西有士人方庭堅引起今言者得以引用賜。燮孫同

或曰經文不可輕改曰改經文固啟學者不敬之心然舊有一人專攻鄭康成解禮記不合改其文如蟣子時術之一一不改只作蟣蝨蟣子云如此義也且如大學云舉而不能先命也若不改成甚義理大雅

方馬二解合當參考儘有說好處不可以其新學而黜之如君賜衣服以拜賜絕句是以辟之命銘為黼以辟之為一句極無義辟乃君也以君之命銘黼黻最是又如陸農師黼人生十牛曰劬作一句學作一句下放此一一有理聖人作作一句為禮以教人學記大學之教也作一句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乃言底可績三載皆當如此不在此位也呂與叔作豈不在此位也是後看家語乃無不字當從之賀孫

禮記荀莊有韻處多襲寶之云嘗官於泉一日問陳宜中云古詩有平仄否陳云無平仄襲云有雜之久不決遂共往決之於李漢老陳問古詩有平仄否李云無平仄只是有音韻襲大然之謂之無有皆不是謂之音韻乃是揚

曲禮

曲禮必須別有一書協韻如弟子職之類如今篇首若愚定聲民哉放及上堂聲必揚入戶視必下皆是韻今上下二篇却是後人補湊而成不是全篇做底若夫等處末意都不接內則却是全篇做底但曾子曰一段不是方子

問曲禮首三句是從源頭說來此三句固是一篇綱領而之儼若思安定辭又以毋不敬為本曰然又曰只是下面兩句便是毋不敬今人自上大節目只是一箇容貌言語便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這裏只是不曾說正顏色要之類色容貌亦不多只是顏色有箇誠與偽(僩錄)

云箕子九疇其要只在五事○文蔚

問文蔚解儼若思訓思字作助語然否曰訓思字作助語尚庶幾至以辭字云為助語則全非也他門大率偏枯把心都在邊角上用輝

賢者押而敬之押是押熟押愛如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既愛之而又敬之也畏而愛之如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之畏畏中有愛也狠毋求勝狠亦是兩家事注云鬪如與人爭鬪分辨曲直便令理明不必求勝

在我也分毋求多多分毋多自與欲其平也 僩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本大戴禮之文上言事親因假說此乃成人之儀非所以事親也記曲禮者撮其言反帶若夫二字不成文理而鄭康成又以丈夫解之益謬他也

是鮮書多後更不眼仔細此一句猶予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家語答問甚詳子思取入中庸而刪削不及反衍乎白兩字兼剔

問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来學不聞往教呂與叔謂上二句學者之道下二句教者之道取猶致也取於人者我為人所取而教之在教者言之則来學者也取人者我致人以教已在教者言之則往教者也此說如何曰道理一大綱是如此只是說得不甚分曉據其所見

都只就教者身上說取於人者是人来求我我因而教之取人者是我求人以教今欲下一轉語取於人者便是有朋自遠方来童蒙求我取人者便是好為人師我求童蒙文爵

班朝治軍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以誠莊對威嚴則狎官當以威嚴為本然恐其太嚴又當以寬濟之 德明

問七十老而傳則嫡子嫡孫主祭如此則廟中神主都用改換作嫡子嫡孫名奉祀然父母猶在於心安乎曰然此等也難行也且得躬親耳又問嫡孫主祭則便須祧六世七世廟主自嫡孫言之則當祧若叔祖尚在則乃是祧其高曾祖於心安乎曰也只得如此聖人立法一

定而不可易無當時人習慣亦不以為異也又問先生
獲時立春祭先祖冬至祭始祖後来廢之何故曰覺得
忒煞過當和禘祫都包在裏面了恐太僭逐廢之意
問年長以倍則父事之這也是同類則可曰他也是說得
年非事當如此又問如此則不必問德之高下但一例如
此否曰德也隱微難見德行底人人也自是尊敬他又
問如此則不必問年之高下但有德者皆尊敬之曰若
是師他則又不同若朋友亦德行底也自是軟尊敬他

義剛

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北隅為突
西北隅為屋漏西南為奧人總進便先見東北隅却到
西北隅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至深密之地錄

戶用無父母者為之故曰食饗不為緊祭祀不為戶文蔚
父召無諾唯而起唯速於諾文蔚

問禮云父不祭子夫不祭妻何也曰便是此一說被人解
得都無理會了據某所見此二句承上面餕餘一節說
蓋謂餕餘之物雖父不可將去祭子夫不可將去祭妻
且如孔子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
君賜腥則非餕餘矣雖熟之以薦先祖可也賜食則或
為餕餘但可正席先嘗而已固是不可祭先祖雖妻子
至卑亦不可祭也文蔚

餕餘不祭妻先儒自為一說橫渠又自
為一說看来只是祭祀之祭此因餕餘起文謂父不以
是祭其妻舉其輕者言則他可知矣

雜

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古注說不是今思之只是不敢以餕餘又將去祭神雖以父之尊亦不可以祭其子之卑夫之尊而不可以祭其妻之卑蓋不敢以鬼神之餘復以祭也祭非飲食必有祭之祭賀務

凡有一物必有一箇則如燕之有巢者用挾祖道問君言不寓於家只是受命即行不停留於家也那數句是說數項事

凡御車皆御者居中乘者居左惟大將軍之車將自居中所謂鼓下大將自擊此鼓為三軍聽他節制雖王親征亦自擊鼓文翁

居喪初無不得讀書之文古人居喪不受業者業謂簨簴

一片校不受業謂不敢作樂耳古人禮樂不離身惟居喪然後廢樂故曰喪復常讀樂章周禮有司業者謂司樂也

檀弓上

檀弓恐是子游門人作其間多推尊子游如大○人傳錄相禮

子思不使子上喪其出妻之子為父後者自是為出妻無服或人之問子思自可引此正條答之何故却自費辭恐是古者出妻亦自無服速徳而衰時俗方制此服故曰仅之先君子無所失道即謂禮也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汚是聖人固用古禮亦有隨時之義如伯魚之喪出妻是也子思自謂不能如

此故但守之禮而已然則儀禮出妻之子為母齊衰
期又是後進沿情而制者雖疑如此然終未可知此
斷定必大

孔子令伯魚喪出母而子上不喪蓋猶子繼祖與祖為
體出母既得罪於祖則不得入廟不喪出母禮也孔
子時人喪之故亦令伯魚子思喪之子上時人不喪之
故子上守法亦不喪之其實子上是正禮孔子却是變
禮也故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方子

問子上不喪出母曰今律文甚分明又問伯魚母死期而
猶哭如何曰既期則當除矣而猶哭是以未子非之又
問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曰以文意觀之道隆
者古人為出母無服追德下衰有為出母制服者未予

之聽伯魚喪出母隨時之義也若子思之意則以為我
不能效先君子之所為亦從古者無服之義耳入陳

問不喪出母曰子思所答與喪禮都不相應不知何故據
其問意則以孔子嘗令子上喪之故疑而問之也子思蓋伯魚死孔子令其妻自嫁於鯉子思答以道
之汙隆則以孔子之時可以隨俗而今據正禮則為後
妻者則為白母不為沒妻者是不為白母爾禮為父後
者為出母無服只合以此答之 倜

問稽顙而后拜拜而后稽顙曰兩手下地曰拜拜而后稽
顙先以兩手伏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扣地稽顙而後
拜關兩手先以首扣地却交手如常頓首也是引首少
扣地稽者稽留之意朗泳

稽顙而後拜謂先以頭至地而後下手此喪拜也若拜而後稽顙則今人常用之拜也人臻

稽顙而後拜稽顙者首觸地也拜字從兩手下入臻申生不辨驪姬省來亦未是若辨而後走恐其他公子或可免於難方子

脫驂於旅館人之喪惡其涕之無從也今且如此說萬一無驂可脫時又如何必大

施問每疑夫子言我非生而知之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及至夢奠兩楹之間則已其爲孔乎由前似太謙由後似太高曰檀弓出於漢儒之

會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裘似今之襖子湯衣似今之背子襲衣似今涼衫公服龍袞袞者冒之不使外見湯裘者袒其半而以裨衣襯出之緇衣裘素衣麑裘素衣黃衣狐

裘縞衣素衣黃衣即湯衣裨衣欽其相赦也簡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者初冠而字便有伯某父伸某父三字了及到得五十之雜記恐未必得其真也寓

即除了下面兩字猶今人不敢斥尊者呼爲幾丈之類

令白偶看漢禮疏中却云既冠之時即是推以此三字加之實未嘗稱也到五十方稱此三字其初疑其不然却去取禮記看見其疏中正是如前說蓋當時疏是

兩人做孔穎達賈公彥故不相照管奠孫

死謚周道也史云夏商以上無謚以其號爲謚如堯舜禹之類看來堯舜禹爲謚也無意義堯字從三土如土之

堯然而高聳只是花名所謂顏如舜華舜喜者歟跡今篆文禹字如獸之跡名死而以此為謚號也無意義況虞舜側微時已云有鰥在下則不得為死而後加之謚號矣看來堯舜只是名非號也

徃徃是外婦在舅家見得嫉與婊夫相為服其本來無服故異之賀孫

黃文問徃母之夫舅之妻皆無服何也曰先王制禮父族四故由父而上為徃曾祖服緦麻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皆有服皆由父而推之故也母族三母之父母之母之兄弟恩止於舅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為服推不去故也妻族二妻之父妻之母作者時似乎雜

亂無紀仔細看則皆有義存焉又言呂與叔集中一婦人墓誌言九遇功緦之喪皆疏食終其身此可為法又言生布加碾治者為功方子

婿妹呼兄弟之子為姪兄弟相呼其子為徃子禮云云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以下為已之子與為兄之子其喪服一等也為已之次子期兄弟之子亦期也今人呼兄弟之子為猶子非是揚

姪對姑而言今人於伯叔父前皆以為猶子蓋禮記者主子謂曰也視子猶父若以姪謂伯叔為猶父矣漢人謂之徃子却得其正蓋叔伯皆徃父也道六

問嬸叔無服而程先生云後聖有作須為制服曰守禮經清法此固是好統說起定是那箇不穩然有禮之權處

父道母道亦是無一節安排看推而遠之便是合有服但安排不得故推而遠之若果是鞠養於嫂恩義不可已是他心自住不得又如何無服得直卿云當如所謂同爨緦可也今法從小功居父問姨舅重於舅服曰姊妹於兄弟未嫁暮既嫁則降為大功姊妹之身却不降也故嫂叔重於舅也賀孫

嫂婦無緦不當制他服背以類從兄弟之妻太重弟婦亦無服嫂叔於伯叔亦無服今皆有之姪婦却有服皆報服也揚

喪禮只二十五月是月禫徙月樂文蔚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於室反諸其所養也須

知得這意思則所謂賤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縗志述事之事銖

延陵季子左袒而旋其封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問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不知聖人何以取之曰旅中之禮只得如此變禮也只得如此燾

問子貢曾子入弔修容事曰未必恁地賀孫○池一本云不知又出一箇甚

葬檢

王制

問一夫均受田百畝而有食九人八人七人六人五人多少之不等者何以能均曰田均受百畝此等數乃言人動靜之不齊耳農夫勤於耕則可食得九人下不動底則可食得五人故庶人在官者之祿亦準是以為差

也淳

王制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及論建國之數恐只是諸儒做箇郤如此箇法其實不然建國必因其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又冀州最濶今河東河北數路都屬冀州雍州亦闊陝西秦鳳皆是至青徐兗豫四州皆相近做一處其疆界又自窄小其間山川險哉又自不同難如三代封建其間若前代諸侯先所有之國土而難為無故去減削他所以周公之封魯太公之封齊去周室皆遠是近處難得空地偶有此處空隙故取以封之不然何不只留封近地以來輔王室左氏載察本爽鳩氏之地其後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又史記載大公就封萊人與之爭國當時若不

得蒲姑之地太公亦未有安頓處又如襄王以原田賜晉文公原是王畿地正以他無可取之處故也然原人尚不肯服直至用兵伐之然後能取蓋以世守其地不肯遽以予人若封建之初於諸侯有所減削奪彼予此豈不致亂聖人處事決不如此若如此則是王莽所為也王莽變更郡國始以益歲以南付新予以雍丘以東付陳定以封丘以東付治亭以陳留以西付祈睘故當時陳留已無有郡矣其大尹太尉皆請行在所此尤可笑（大傑錄云漢儒之說只是五十一箇筆法非是可行求之昔時亦有難曉云云）

王制說王畿采地只是內諸侯之祿後來如祭公單父劉子尹氏云皆是世嗣然其治王教細密人物皆好劉康公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都是識這道理想當時識

這道理，若亦多所以孔子亦要行一遍，問禮於老聃，淳問：疇內采地，只是仕於王朝而食祿，退則無此，否曰：采地不世襲，所謂外諸侯，嗣也。內諸侯，祿也。然後來亦各占其地，兢相侵削，天子只得鄉遂而已。淳

王制祭法廟制不同，以周制言之，恐王制為是。閎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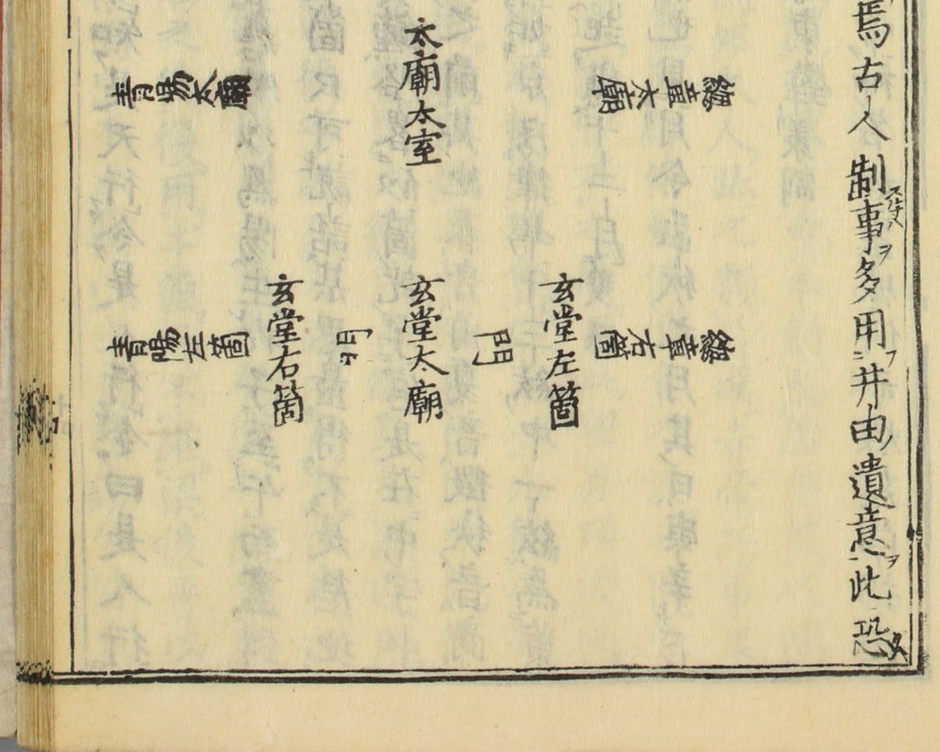
王制禘禮，祫禘祫嘗祫烝之說，此沒理會，不知漢儒何處得此說來。禮家之說，大抵自相矛盾，如禘之義，恐只趙伯循之說為是。必大

問：天子祫禘祫嘗祫烝，正義所解數段，曰：此一難曉。祫祭以春物未成，其禮稍輕，須着逐廟各祭，祫禘之類，又却合為一處，則殽反詳而祫反略矣。又據正義，禘禮是四處各序，昭穆而大傳謂，五王五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若周人禘嚳配以后稷是也。如此則說禘又不可通矣。又云春秋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又不知禘於太廟，其禮如何？太廟是周公之廟，先儒有謂魯亦有文王廟，左氏載鄭祖厲王，諸侯不敢祖天子而當時越禮如此，故公廟設於私家，皆無理會處。又問諸侯祫則不禘一段注謂，是歲朝天子，廢一時祭，曰：春秋明會無節，必大錄云：若逆征歲方歸，豈止廢一時祭而已哉。不然則或有世子或大臣居守，豈不可以攝事。人傑。必大錄略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却有暗合處，蓋是風氣之中有自然之理，便有自然之字，非人力所能安排，如福與偪通。

日令

月令比堯之暦象已不同今之暦家又與月令不同人傑
明堂想只是一箇三間九架屋字賀孫
論明堂之制者非一某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
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箇東之北為青陽左
箇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箇南
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箇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
為總章左箇西之北即西之北為總章右箇北之中為玄堂
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左箇北之西則西之北為玄堂右
箇中央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箇右
箇則青陽之右箇乃明堂之左箇明堂之右箇乃總章
之左箇也總章之右箇玄堂之左箇玄堂之右箇乃
青陽之左箇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
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
也是砥



曹問春行秋令之類不知是天行令是人行令曰是人行
此令則召天之災
戊己土律中黃鍾之宮詹卿以為陽生於子至午而盡到
未又生出一黃鍾這箇只可說話某思量得不是恁地
蓋似此元亨利貞黃鍾略畧似箇乾字宮是在中字中
間又似是非在惻隱之前其他春音角夏音徵秋音商
冬音羽此惟說宮聲如京房律集十二十絃中一絃為黃
鍾才動十一絃便拄起應十一月夔孫
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見月令孟秋之月其日庚辛下
注銖
直卿云今仲冬中星乃東壁兼奎
問禮注疏中所說記五帝神名如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

白光紀之類果有之否曰皆是妄說漢時已祀此神漢
是火德故祀赤熛怒謂之感生帝本朝火德亦祀之問
感生之義曰如玄鳥郊大人跡之類耳漢赤帝子事果
有之否曰豈有此理盡是鄙俗相傳傳會之說又問五
行相生相勝之說歷代建國皆不之廢有此理否曰須
有此理只是他前代推得都沒理會如秦以水德漢却
黜秦為閏而自以火德繼周如漢初張蒼自用水德後
來賈誼公孫臣董皆云當用土德引黃龍見為證遂用
土德直至漢未方申火德之說及光武以有赤伏符之
應遂用火德歷代相推去唐用土德後梁繼之以金及
至後唐又自以為唐之後復用土德而不繼梁後晉以
金繼土後漢以水後周以木本朝以火是時諸公皆爭

以為本朝當用土德改正五代之序而去其一以承周至引太祖初生時胞衣如蓮苞遍體如真金色以為此真土德之瑞一時煞爭議後來卒用水德此等皆沒理會且如五代僅有三四年者亦占一德此何足以繫存亡之數若以五代為當繫則豈應黜秦為閏皆有不可曉者不知如何又曰五行之建於國家初無利害但臘日則用戌日為臘是取此義又曰如秦以水德以為水者刻深遂專尚殺罰此却大害事

文王世子

師保疑丞疑字曉不得想只是有疑即問他之意

公與公族燕則異姓為賓注曰同宗無相賓客之道

公有罪無官刑不翦其類也纖剌於甸人特不以示衆耳刑固不可免今之法乃殺人不死祖宗時宗室至少又聚於京師犯法絕寡故立此法今散於四方萬里與常人無異乃絕之殺人是何法令不可不革可學

禮運

禮運言三王不及五帝事人皆謂其說似莊老先生曰禮運之說有理三王自是不及上古胡明仲言恐是子游撰以前有言云揚

問禮運似與老子同曰不是聖人書胡明仲云禮運是子游作樂記是子貢作計子游亦不至如此之淺可學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說者

謂夏小正與歸藏然聖人讀此二書必是大有發明處歸藏之書無傳然就使今人得二書讀之豈能有聖人意思也 人傑

楊問禮運故百姓則君以治也云云注則字作明字不知可從否曰只得作明字寓問六經中注家所更定二字不知盡從之否曰亦有不可依他處寓問禮記主人既祖填池鄭氏作奠徹祭只是填池是殯車所用者曰如魚躍拂地固是如此但見葬車用此恐殯車不用此此處亦有疑又問其慎也蓋殯也慎改為引如何曰若如此皆未可曉寓

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仁去其貪知與詐勇與怒固相類仁却如何貪蓋是仁只是愛愛而無義以制之便事事都蒙好物事也愛好宮室爵也愛錢也愛事事都愛所以貪諸家解都不曾恁地看得出又問雖是偏不是有一邊無一邊也是闕了智與詐相近勇與怒相似然仁却與貪不相干蓋南方好也好行貪狼北方惡也惡行廉貞蓋好便有貪底意思故仁屬愛愛便有箇貪意思又云大率慈善底人多於財上不分曉能廉者多是峻刺悍悻聒噪人底人憲用人之仁去其貪蓋人之性易得偏仁緣何貪蓋人善底人便有好便宜底意思今之廉介者便多是那剛硬底人 憲

問喜怒哀懼愛惡欲是七情論来亦自性發只是怒自羞惡發出如喜怒愛欲恰都自惻隱上發曰哀懼是那筐

發看来也只是從側隱發蓋懼怎是休惕之甚者但七情自於四端橫貫過了賀孫

問喜愛欲發於陽怒哀懼惡發於陰否曰也是如此問怒如何屬陰曰怒豈竟屬義義屬陰怒與惡皆羞惡之發所以屬陰愛與欲相似欲又較深愛是說這物事好可愛而已欲又是欲得之於已他這物事又自分屬五行問欲屬水喜屬火愛屬木惡與怒屬金哀與懼亦屬水否曰然 僩

劉圻父問七情分配四端曰喜怒愛惡是仁義哀懼主禮欲屬水則是智且麤從地說但也難分 義剛

問喜愛欲三者不同如何分別曰各就他地頭看如誠只是實就他本來說喚做誠就自家身已說誠又自與本

身不同如信就本然之理說是信就自家身已說信又不同就物上說又不同要知也只是一箇實如曰主忠信之類皆是自家身上說也 賀孫

問愛與欲何以別曰愛是汎愛那物欲則有意於必得便要牽將来淳

問欲與慾字有何分別曰無心欲字虛有心慾字實有心慾字是無心欲字之母此兩字亦通用今人言滅人天理而窮人慾亦使此慾字出来看方動着慾作 節

問慾與欲之異曰也只一般只是這慾字指那物事而言說得較重這欲字又較通用得凡有所愛皆是欲 蘇

記云人者仁也之會又云致愛則存致慤則著又云義者皆說得好 義

天東陽氣曰日星地東陰竅於山川橫五行於四時和而後
月生也明陽變化一時撒出非今日生此明日生彼但
論其先後之序則當如此耳橫渠云神為不測故緩辭
舉橫渠云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 祖
道者人皆欲福之潘若人所欲也善
此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也 燾

禮器

經禮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禮之類此是
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
之類皆是其中之小自便有三千條或有變禮亦是小
目呂與叔云經便是常行底緒便是變底恐不然經中
自有常有變緒中亦自有常有變
人只是讀書不多今人斷疑古人都有說了只是不曾讀
得鄭康成註禮曲禮三千云是儀禮
其嘗疑之近看臣瓚注漢書云經禮三百乃冠昏喪祭
周官只是官名云云乃知臣瓚之說已非康成之說矣
蓋經禮三百只是冠昏喪祭之類如冠禮之中便有天
子冠士冠禮他類皆然豈無三百事但儀禮五十六篇
今皆亡闕只存十七篇故不全爾曲禮三千乃其中之
小目如冠禮中筮日筮賓一加之類又如上於東階則
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皆是也 蒙子
陳叔晉云經禮如天子七廟士二廟之類當別有一書今

亡矣申禮如威儀之類至錄云是威儀底禮今曲禮儀禮是也

恨不及問之方子

禮器出入情文是人情用可學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動靜語默之間無非教人處孔子於鄉黨便恂恂朝廷便便到處皆是人樣更無精粗本末何嘗有隱

砥

郊特牲

諸侯不得祖天子然魯有文王廟左氏云鄭祖厲王何也此必周衰諸侯僭肆倣此違條壞法事故公廟設於私家必大

問嘗禘祭何以言仁之至義之盡曰如迎猫虎等事雖至微至細處亦有所不遺故曰仁之至義之盡去偽

問嘗禮不賀人之序也曰婦既歸姑與之為禮當於家事之有舉替也錄作傳也姑反置酒一分以勸飲婦姑坐客位而婦坐主位錄作客婦為主姑為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卓○錄同

商人求諸陽故尚聲周人求諸陰故尚臭灌用鬯臭也既灌則用聲樂然周人亦求諸陽如大司樂言圜鍾為宮則天神可得而禮可見古人察得義理精微用得樂便與他相感格夔錄云孫丈抵天人無間如云聖人于天地全一体潛所以參天地贊化育只是有此理荀子云云

荀子謂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伯牙鼓瑟而流魚出聽此有此理又如虞舜美人草聞人歌虞舜美人詞與吳粗者亦有此理又如虞舜美人詞則自拍不時是也

氓雖卑下，亦如此，又曰今有箇新立底神廟，緣人心邪向，他他便盛，如秋仁傑廢了許多廟，亦不能為害，只緣他見得無這物事了。上蔡云：可欺人，致生之故，其鬼不神。（先生每見人說世俗神廟可怪）

安卿問：禮記魂氣歸于天，是消散了，正如火煙騰上去處，何歸？只是消散了，論理大緊固，如此然，亦有死而未遽散者，亦有寬恨而未散者，然亦不皆如此。亦有寬死而魂即散者，叔器問：聖人安於死死，即消散。（蒙剛）

內則

偏屨綦帶綦鞋，古人皆旋繫，今人只從簡易，鞾（下）

於上如假寐然。（侗）

不有敬事，不敢祖揭，不涉，看來此三句文義一樣，古注誤作兩段解，言尊長之前有敬事，方敢祖揭，敬事如射之類，射而袒褐，乃為敬，若非敬事，而以勞倦袒褐，則是不敬，惟涉水而後揭，若不涉而揭，則為不敬，如云可褻若非敬事，雖勞，亦不敢袒，惟涉水乃可褻，若非涉水，雖盛暑，亦不敢褻裘也。（問）

玉藻

君子登車，有光，一節養出好意思來。（方子）

毅者忍也，所以備忍恚也，天子以球玉，諸侯以采，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漢書有秉筆奏事，又曰執簿

亦芻之類本只是為遺忘一故手執眼觀口誦或於君前有所指畫二不敢用手故以芻指畫今世遂用以為常執之物周禮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大圭用藻藉以朝日而今郊廟天子皆執於腰間却執鎮圭大圭長三尺且重執之甚難古者本非執也大圭也

問禮記九容與論語九思一同本原之地固欲存養於容貌之間又欲隨事省察曰即此便是涵養本原這裏不是存養更於甚處存養

明堂位

問明堂位一篇是有此否曰看來有郊禘一也是有此問當時周公制禮又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士祭以大夫不成周公制禮使其子孫之看來子思前如此說後却說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禘是子思以此譏魯之僭禮曰孔子思自是稱武王周公之達孝不曾是譏魯劉曰孔子言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子尚有此說曰孔子後來是如此譏之先生因曰看文字最不可都要合作一處說又曰這箇自是周公死了成王賜伯禽不與周公喜竟之有商均不肖子弟不肖之成王伯禽猶似可問當時不曾封公只是封侯如何曰天子之宰二王之後方封公伯禽勢不得封公揚問秦會之當時二云曰他當時有震主之勢出於已只是跳一步便是這物事如吳主濞既立丞相御史大夫百官

與天子不相遠所以起不肖之心周公當時七年天子之位其勢成王所以賜之天子之禮樂（疏錄同無喪服小記問三年而後娶者必再祭鄭玄注以為只是練祥祭無禫曰不知禮經上下文如何道着是也是如此賀孫

問大夫士不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為大夫士者亡則蚤一而祔祔必以其昭穆曰中間也間而祔者以祖為諸侯既不可祔則間一而上祔於高祖只取昭穆之行同而不紊其昭穆之序也如魯昭公冠於衛成公之廟亦只是取其行同耳因問卒哭而祔何義曰只是祔於其行相似若報祖考云云銖

問妾母之稱曰恐也只得稱妾母他無可稱在經只得云妾母不然無以別於他母也又問弔人妾母之死合稱云何曰恐也只得隨其子平日所稱而稱之或曰五峰胡氏妾母為少母南軒亦然據爾雅亦有少姑之文五峰想是本此先生又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本朝濮王之議欲加皇考字引此為證當時雖是衆人爭得住然至今士大夫猶以為未然蓋不知禮經中若不稱作為某母別無箇稱呼只得如此說也

九文字有一兩本參對則義理自明如禮記中喪服小記喪服大傳都是解注議禮喪服小記云庶子不祭禰者父在其宗也又曰庶子不祭禰謂不祭禰者父之庶子不祭則祖禰皆在其中矣某所以於禮書中只載大傳只說庶子為其父為庶子說得繁碎大傳只說庶子不祭則祖禰皆在其中矣某所以於禮書中只載大

傳說條

大傳

吳斗南說禮不王不禘王如來王之王四夷黃錄作之君要荒世見中國一世王者立則彼一番來朝故王者行禘禮以接之彼本國之君一世總立則亦一番來朝故歸國則亦行禘禮此說亦有理所謂吉禘於莊公者亦此義非五年之禘也淳同

諸侯奪宗大夫不可奪宗泳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是諸侯之庶子與他國之人在此邦居者皆為別子則其子孫各自以為大祖如魯之三家李友季氏之大祖也慶父孟氏之大祖也公子牙叔孫氏之大祖也條

問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失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曰此說公子之宗也謂如三人君有三子一嫡而二庶則庶宗其嫡是謂有大宗而無小宗皆庶則宗其庶長是謂有小宗而無大宗止有一人則無人宗之已亦無所宗焉是謂無宗亦莫之宗也下云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嫡者此正解有大宗而無小宗一句之公猶君也條

少儀

毋跋來毋報往報音赴跋是急走倒從這邊來赴是又急再還倒向那邊去來往只是向背之意此二句文義猶二五其就義若渴則其去義若渴言人見有箇好事火急歡喜恁做這樣人不耐久間心懶意闌則速去之矣所

謂其進銳者其退速也個
不寬容止無測未至曰許多事都是一箇心若見得此心
誠實無欺偽方始能如此心為欵散無主則心皆逐他
去了更無一箇主觀此則求放心處全在許多事上將
許多事去攔截此心教定無測未至之事自家不
知不當先測今日未可便說道明日如何子蒙

學記

九生知類通達橫渠說得好學者至於能立則教者無遺
恨矣此處方謂大成蓋學者既到立處則教者亦不消
得管他自住不得故橫渠又云學者能立則自強不反
而至於聖人之大成矣學者不能得扶持到立處
當說此段是箇致知之要如云一年視離經辨志古註
云離經斷絕句也此且是讀得成句辨志是知得這箇
是為己那箇是為人這箇是義那箇是利三年欵業是知得
群欵業是知得此是合當如此做樂群是知得滋味好
與朋友切磋五年博習親師博習是無所不習親師是
所見與其師相近了七年論學取友論學是他論得有
頭緒了取友是知賢者而取之此謂之小成九年知類
通達此謂之大成橫渠說得推類兩字最好如荀子倫
類不通不足謂之善學而今學者只是不能推類到得
知類通達是無所不曉便是自強不反這幾句都是上
兩字說學下兩字說所得處如離經便是學辨志便是
所得處他皆倣此賜同。義孫

子武問曾雅建三官其始也曰聖人教人合七便是要他

用便要用賢以治不賢舉能以教不能所以公卿大夫在下也思各舉其職不似而今上下都恁地了使窮困之民無所告訴聖賢生斯世若是見似而今都無理會他豈不為之惻然思有以救之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但不可枉尺直尋以利言之天生一人便須管得天地間事如一人家有四五子父母養他豈不要他使但其間有不會底則會底豈可不出來為他擔當一家事辭退之云盖畏天命而悲人窮也這也說得好說得聖賢心出義剛

問學雜服不能安禮鄭注謂服是皮弁冕服橫渠謂服事也如洒掃應對沃盥之類曰恐只如鄭說古人服各有等降若理會得雜服則於禮亦思過半矣如冕服是天子祭服皮弁服自祭於其廟則服之見自祭於其廟則服皮弁見大夫取祭於諸侯則服玄且則服玄冕見無旒之也諸侯常朝則用玄端夕深衣士則玄端以祭上士玄弁大夫私朝亦用玄端夕深衣士則玄端以祭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前玄後黃也

呻其佔畢多其訓多其訓如公穀所謂何者是也 廣

問使人不由其誠莫只是教他記誦而中心未嘗自得否曰若是逼得他緊他便來厮瞞便是不由誠嘗見橫渠作簡與其人謂其子日來誦書不熟且緩他熟誦盡其誠與材文蔚曰便是他解此兩句只作一意解其言曰人之材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材若只

勉率以為之豈有由其誠也哉曰固是既是他不由誠自是材不盡文蔚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難今人多以難中有道理而不知通其易則難自通此不可不曉可學

問善問者如攻堅木一段曰此說最好若先其難者理會不得更進步不去須先了其易者難處且放下少間見多自然相證而解說字人以為悅恐只是說字說證之義也解物為解自解釋為解恐是相證而曉解

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非時善問讀書求義理之法皆然置其難處先理會其易處則堅節自迎刃而解矣若先其難者則刃頓斧傷而木終不可攻縱使能攻而費工竭力無自然相說而解之功終

亦無益於事也問相說而解古注說音悅解音佳買反曰說只當如字而解音蟹蓋義理相說之久其難處自然觸破解散也僩

樂記

看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制名度數是人人曉得不消說出故只說樂之理如此其餘公孫龍許多度數都沒了却只有許多樂之意思是好只是沒箇頭放處如有帽却無頭有箇難却無腳雖則是好自無頓放處司馬溫公旹與沈蜀公事事爭到底這一項事却不相思量着賀孫

古者禮樂之書具在人皆識其器數至錄云人人習識其器數誦却怕他不曉其義故教之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又曰失

其義陳其數者祝史之徒也今則禮樂之書皆學者却旦言其義至以器數則不復曉蓋失其本矣方子至同。

朱絃練絲疏越下面闕

一倡而三歎謂一人唱而三人和也今之解者猶以為二歎息非也個

人生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此亦未是

不善至於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方是惡故聖賢說得惡字

緊遏端蒙

問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非是性是就所生指性而言先生應問知字曰上知字是致知之知又曰上知字是體下知字是用上知字是覺者問反躬曰反躬是回頭省察又曰反躬是事親孝事君忠這箇合恁地這是反躬節

合恁地那箇

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此說得工夫極密兩邊都有哭罪過物之誘去者自有箇主宰如何被他誘去此處極所以被物誘去者自有箇主宰如何被他誘去此處極好玩味一旦是語意渾粹備

問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才是勝時不惟至於流與離即禮樂便不在了曰這正在勝字緊要只才有些子差處則禮失其節樂失其和蓋這些子正是交加生死岸頭又

云禮樂者皆天理之自然節文也是天理自然有底和樂也是天理自然有底這天理本是儱侗一箇界限分成段子其本如此其末亦如

聖人就其中立箇

此其外如此此但不可差其界限耳才差其界限則便是不合天理所謂禮樂只要合得天理之自然則無不可行也又云無禮之節則無樂之和惟有節而後有和也

問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既云離與流則不特謂之勝禮樂已亡矣曰不必如此說正好就勝字上看只爭這些子禮縱勝吐子便是離了樂縱勝吐子便是流而知其勝而歸之中即是禮樂之正正好就勝字上看不可云禮樂已亡也

此等禮古人目熟耳聞凡其周旋曲折升降揖遜無人不曉後世盡不得見其詳却只有箇說禮處云大禮與天地同節云云又如樂書亡了而今却只空留得許多說

樂處云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云云只如周易許多古卦淺近底物事盡無了却空有箇繫辭說得神出鬼沒相似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樂是可見底鬼神是不可見底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德明

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樂是可見底鬼神是不可見底禮是收斂節約底便是鬼樂是發揚底便是神故云人者鬼神之會說得自好又云至愛則存至慤則著亦說得好賜

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此是一箇道理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處便是鬼神或云明道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不知天地尊卑是禮敎之潤之是樂否先生乃引樂記天尊地

畢至樂者天地之和也一段云此意思極好再三歎息又云鬼神只是礼樂底骨子○人傑去僞録畧

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底意禮以地制如由地出不可移易升卿

或問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一段先生因歎此數句意思極好非孟子以下所能作其文如中庸必子思之辭左傳子太叔亦論此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云舊見伯恭教人看只是說得麤文意不濶亦不如此說之純粹通暢他只是說人做這箇去合那天之度數如云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云云之類都是做這箇去合那天都無那自然之理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皆是自然合當如此個

問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此易所謂人道天道之立歎曰此即通書所謂二氣五行之說去僞

問禮樂極於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極高遠而測深厚此是言一氣之和無所不通否曰此亦以理言有是理即有是氣亦如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文蔚曰正義却有許露降體泉出等語曰大綱亦是如此緣先有此理未稍便有這徵驗文蔚

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亦如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是和氣從中間直出無所待於外禮却是始初有這意思外面却做一箇節文祇當他却是人做底雖說是入做一元不曾杜撰因他本有這意思故下文云樂章德

禮報情反始也文爲問如何是章德曰和順積諸中英華發諸外便是章著其內之德橫渠說樂則得其所樂即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說得好只是樂其所自成用字不同爾文蔚

問禮樂偶天地之情二如陰陽之闔闢升降天地萬物之萬下散殊窮本知變樂之情如五音六律之相生無窮著誠去僞禮之經如品節文之不可淆亂否曰也不消如此分這兩箇物事只是一件禮之誠便是樂之本樂之本便是禮之誠若細分之則樂只是一體周流底物禮則是兩箇相對著誠與去僞也禮則相刑相尅以此克彼樂則相生相長其變無窮樂如晝夜之循環陰陽之闔闢周流貫通而禮則有向背明暗論其本則皆出於一樂之和便是禮之誠禮之誠便是樂之和只是禮則有誠有僞須以誠去僞則誠著所以樂記內外同異只管相對說翻來覆去只是這兩說又曰須依象也窮本知變如樂窮極到本原處而其變生無窮問降興上下之神是說樂樂是精粗之體是說禮否曰不消如此分禮也有降興上下之神時節如祭肝祭心之類個個樂以治心禮以治躬曰心要予易無艱深險阻所以說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

讀書自有可得參考處如易直子諒之心一句子諒後來說得無理會却因見韓詩外傳子諒作慈良字則無可疑矣之

子武問天則不言而信莫只是實理神則不怒而威莫只是不可測知否曰也是恁地神便是箇動底物事義剛問樂記以樂爲先與濂溪異曰他却將兩者分開了可矣

祭法

李丈問四時之祫高祖有時而在穆曰某以意推之如此無甚緊要何必理會禮書太繁差舛不可曉如祭法一篇即國語柳下惠說祀爰居一段但文有先後如祀我契之類只是祭祖宗耳未又說有功則祀之若然則祖宗無功不祀乎淳。義剛略

或問祭法云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所以舉鯀莫是因言禹後併及之耶曰不然去偽

官師諸有司之長也官師一廟止及禰却於禰廟併祭祖適士二廟即祭祖祭禰皆不及高創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叔牙氏則公子牙是也錄

一廟者得祭祖禰古今祭禮中江都集禮內有說時舉

祭義

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而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蓋春陽氣發萬人之魂魄亦動故禘有樂以迎來如楚辭大招中亦有魂來之語秋陽氣退去乃鬼之屬故嘗不用樂以送往義剛

問孝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不知忌日合着如何服曰唐時士大夫依禫服受弔五代時某人忌日受弔

某人弔之遂於坐間刺殺之後來只是受人慰書而不接見須隔日預辭下謝書俟有來慰者即以謝書授之不得過次日過次日謂之失禮服亦有數等考與祖曾祖高祖各有降殺姚與祖姚服亦不同大率都是黲衫黲巾後來橫渠制度又別以為男子重孝首女子重孝帶考之忌日則用白巾之類疑黲巾是而不易帶姚之忌日則易帶而不改巾服亦隨親疎有降殺問先生忌日何服曰某只着白絹涼衫黲巾以何為之曰紗絹皆可某以紗又問談辰亦受子弟壽酒否曰否衣服易否曰否一例不受人物事某家舊時常祭立春冬至季秋祭禰三祭後以立春冬至二祭近禘祫之祭覺得不安遂去之季秋依舊祭禰而用

某生日祭之適值某生日在季秋遂用此日九月十五日又問在官所還受人壽儀否曰否然也有行不得處如作守則可以不受蓋可以自由若有監司在只得按例與之受蓋他生日時又用還他某在潭州如此在南康漳州不受亦不送又問黲巾之制曰如帕複相似有四個脚惟聖人惟能饗帝曰惟聖方能與天合德又曰這也是難須是此心蕩蕩地方與天相契若有些黑暗便不能與天相契矣

夫子答宰我鬼神說處甚好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人死時魂氣歸於天精魄歸於地所以古人祭祀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曰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

悽愴此百物之精神之著也何謂也曰人氣本騰上這下面盡則只管騰上去如火之煙這下面薪盡則煙只管騰上去曰終久必消否曰是淳問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豈非以氣魄未足為鬼神氣魄之盛者乃為鬼神否曰非也大凡說鬼神皆是通生死而言此言盛者則是指生人身上而言所以後面說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但說體不說魄也問頃聞先生言耳目之精明者為魄口鼻之噓吸者為魂所以此語是而未盡耳目之所以能精明者為魄口鼻之所以能噓吸者為魂是否曰然看來魄有箇物事形象在裏面恐如水晶相似所以發出來為耳目之精明且如月其黑暈是魄也其光是魂也想見人身魂魄也是

如此人生時魂魄相交死則離而各散去魂為陽而散上魄為陰而降下又曰陰主藏受陽主運用凡能記憶皆魄之所藏受也至於運用發出來是魂這兩箇物事本不相離他能記憶底是魄能知覺底是魄然知覺發出來底又是魂雖各自分屬陰陽然陰陽中又各自有陰陽也或曰大率魄屬形體魂屬精神精又是魄神又是魂又曰魄盛則耳目聰明能記憶所以老人多目昏耳聵記事不得便是魄衰而少也老子云載營魄是以魂守魄蓋魂熱而魄冷魂動而魄靜能以魂守魄則魂以所守而亦靜魄以魂而有生意魂之熱而生涼魄之冷而暖惟二者不相離故其陽不燥其陰不滯而得其和矣不然則魂愈動而魄愈靜

魂愈熟而魄愈冷二者相離則不得其和而死矣又云水一也火二也以魄載魂以二守一則水火固濟而不相離所以能永年也養生家說書平言萬語說龍說虎說鉛說汞說坎說離其術止是如此而已故云載魄抱魂能勿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今之道家只是馳騖於外安識所謂載魄守一能勿離乎康節云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康節之學意思微似莊老或曰老子以其不能裝用否曰老子只是要收藏不放散燾

閻陽魂為神陰魄為鬼祭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而鄭氏曰氣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然則陰陽未可言鬼神陰陽之靈乃鬼神也如何曰魄者形之神魂者氣之神魂是形氣之精英謂之靈

故張子曰二氣之良能二氣即陰陽也良能是其靈處也問眼體也眼之光為魄耳體也何以為耳之魄曰能知臭舌之知味皆是但不可主於心也心但能知若甘苦鹹淡要從舌上過如老人耳重目昏便是魄漸要散潘問魄附於體氣附於魂可作如此看否曰也不是附魂魄是形氣之精英錄問陽主伸陰主屈鬼神陰陽之靈不過指一氣之屈伸往來者而言耳天地之間陰陽合散何物不有所以錯綜看得曰固是今且說大鬼限則周禮言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三者皆有神而天獨曰神者以其常常流動不息故專以神言之若人亦自有神但在人身上則謂之神散則謂之鬼耳鬼是散而靜了更無形故曰往而不返

又問子思只舉齊明盛服以下數語發明體物而不可遺之驗只是舉神之著者而言何以不言鬼曰鬼是散而靜更無形故不必言神是發見此是鬼之神如人祖考氣散為鬼矣子孫精誠以格之則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非鬼之神耶銖

問孔子答宰我鬼神一段鄭注云氣謂噓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竊謂人之精神知覺與夫運用云為皆是神但氣是充盛發於外者故謂之神之盛四肢九竅與夫精血之類皆是鬼但耳目能視能聽而精明故謂之鬼之盛曰是如此這箇只是就身上說又曰燈似鬼鏡似鬼燈有光焰物未便燒鏡雖照見只在裏面又火日外影金水內影火日是鬼金水是鬼又曰運用動作底是鬼不運用動作底是鬼又曰動是鬼靜是魄胡泳

問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昭明焄蒿是有這箇聲氣昭明焄蒿是氣之升騰際髮鬙如有所見有這箇聲氣昭明焄蒿是氣之升騰悽愴是感傷之意文蔚

問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曰昭明是所謂光景者想像其如此焄蒿是騰升底氣象悽愴是能令人感動模樣墟墓之間未施哀而民哀是也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正謂此德明

昭明是光耀底焄蒿是滲上底悽愴是凜然底今或有人死氣盛者亦如此賜

曾見人說有人死其家
氣發揚於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昭明是
精光君蒿是暖氣悽愴是慘栗者如漢書李少君招魂
云其氣肅然

君蒿是鬼神精氣交感處注家一處說升騰悽愴則漢武
郊祀記所謂其風肅然或問今人聚數百人去祭廟必
有些影響是如何曰衆心輻湊處這些便熟又問却焉
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如何曰古時祭祀都是心無
許多邪誕古人只臨時為壇以祭此心誠處則彼以氣
感絪縕了便散今人不合做許多神像只元九在這裏坐
又有許多夫妻子母之屬如今神道必有一名謂之張
太保李太保甚可笑自修賀孫同

問昭明君蒿悽愴之義如何曰此言鬼神之氣所以感觸
人者昭明乃光景之屬君蒿氣之屬君蒿氣之感觸人者悽愴如漢
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之意廣問中庸或問取鄭氏
說云口鼻之噓吸者為魂耳目之精明者為魄先生謂
此蓋指血氣之類言之口鼻之噓吸是以氣言耳目
之精明是以血言可也耳之精明以血言可也目之精明
何故亦以血言曰醫家以耳屬腎精血盛則聽聰精血
耗則耳聵矣氣為魂血為魄故骨肉歸於地陰為野土
若失魂氣則無不之也廣云是以易中說遊魂為變曰
易中又却只說一邊精氣為物精氣聚則成物精氣散
則氣為魂精為魄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只說那升者
廣云如徂落之義則是無言之曰然廣云今愚民於村

落杼摸立一神祠合衆以禱之其神便靈曰可知衆心之所輻湊處便自暖故便有一箇靈底道理所以祭神多用血肉者蓋要得藉他之生氣耳聞蜀中灌口廟一年當殺數萬頭羊州府亦賴此一項稅羊錢用又如古人釁鍾釁龜之意皆是如此廣云人心聚處便有神故古人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亦是此理曰固是但古人之意正故其神亦正後世人心先不正了故所感無由得正因言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以祭之祭時便有祭了便無故不褻瀆後世却先立箇廟貌如此所以反致惑亂人心倖求非望無所不至廣因言今日淫祠之非禮與釋氏之所以能服鬼神之類曰人心苟正表裏洞達無纖毫私意可以對越上帝則鬼神焉得不服

故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又曰一心定而鬼神服廣問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如何曰神氣屬陽故謂之伸精魄屬陰故謂之鬼然方其生也而陰陽之理已附其中矣又曰今且未要理會到鬼神處大凡理只在人心此心一定則萬理畢見亦非能自見也心苟是矣試一察之則是是非非自然別得且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固是良心苟不存養則發不中節顛倒錯亂便是私心又問既加存養則未發之際不知如何曰未發之際便是中便是敬以直內便是心之本體又問於未發之際欲加識別使四者各有着落如何曰如何識別只存得這物事在這裏便恁地涵養將去既熟則其發見自不差所以伊尹說德

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須是協一方得
問善字不知主何而言曰這只主良心道夫
問聖人凡言鬼神皆只是以理之屈伸者言也至言鬼神
福福凶吉等事亦只是以理言蓋人與鬼神天地同此
一理而理則無有不善人能順理則吉逆理則凶於其
福福亦然豈謂天地鬼神一一下降於人哉如書稱天
道福善禍淫易言鬼神害盈而福謙亦只是這意思祭
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神也者
氣之盛也鬼也者鬼之盛也又曰衆生必死死必歸土
是之謂鬼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
明焄蒿悽愴百物之精神之著也鬼既歸土此則不問
其曰氣曰精曰昭明又似有物矣既只是理則安得有

所謂氣與昭明者哉及觀禮運論祭祀則曰以嘉魂魄
是謂合莫注謂莫無也又曰上通無莫此說又似與祭
義不合曰如字呼論是無鬼神也鬼神固是以理言然
亦不可謂無氣所以先王祭祀或以燔燎或以爵灌以
其有氣故以類求之爾至如福福吉凶之事則不言是
也謨

哀公問

哀公問中訪字去聲讀只是方字山東人呼方字去聲漢
書中說文帝舅馬勃鈞處上文云訪高后時即山東音也
其義只是方字按此篇無訪字乃
仲尼燕居

領悉全好揚至之記云領管領使之不得動又云領治也

治去其惡也節

孔子閑居

禮記著欲將至有開必先家語作有物將至其兆必先却是疑有物說為有開故著下之曰亦似有開上門亦兆若說著欲則又成不好底意義剛

表記

朝廷辨不繼之以倦辨治也洋

問君子莊敬日強是志強否曰志也強體力也強今人放肆則曰那得強伊川云人莊敬則日就規矩莊敬自是耐得辛苦自不覺其日就規矩也寓

禮記與仁同過之言說得大巧失於迫切人傑

問喪記伊川曰禮記多有不純處如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直是可疑如此則王無兄霸無父也曰表記言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此亦有未安處今且只得如注說去偽

問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其意安在曰古人只恁地學將去有時到方作倒了錄了也不定今人便望時度日去計功效又問詩之正意仰字當重看曰不是高山景行又仰箇什麼又行箇什麼高山景行便是那仁至子同方

深衣

具父母衣純以青偏親既無明文亦當用青也續者可以青純畫雲雲字見洗存中筆談必大

深衣用麻布但而今麻布亦未依法當先有事其縷無事

其布方可未經布時先研其縷非織了後研也衣服當適於體康節向温公說其父人着父之服亦未是泳

鄉飲酒

鄉飲酒義三讀之義注疏以為月三日而成覩覩三月而成時之義不成文理說倒了他和書哉生覩也不曾曉得然亦不成譬喻或云當作月三日而成明乃是泳

鄉飲酒禮堂上主客列兩邊主人一拜客又答一拜又拜一拜又答一拜却不交拜又也皆北向拜不相對不知是如何某赴省試時衆士人拜知舉知舉受拜了却在堂上坐衆人少立使人大喝云知舉答拜方拜二拜是古拜禮猶有存者近年閒人則便已交拜是二三十年閒此禮又失了賀孫

明州行鄉飲酒禮其儀乃是高抑崇揖如何不曾看儀禮只將禮記鄉飲酒義做這文字編入國史實錄果然是貽笑千古著也儀禮有拜迎拜至拜送拜既酌酒送酒也拜既卒爵謂迎賓拜至謂至階拜送謂既酌酒送酒也拜既卒爵而拜也此禮中四節如此今其所定拜送乃是送客拜兩拜客去又拜兩拜謂之拜既豈非大可笑禮既飲左執爵祭脯醢所以左執爵者謂欲用右手取脯醢從其便也他却改祭脯醢作舊脯醢自教一人在邊進脯醢右手自無用却將左手只管把了爵將右順便手却縮了是可笑否賀孫

紹興初為鄉飲酒禮朝廷行下一儀制極麤疎也時乃高抑崇為禮官看他為謹終喪禮是終看許多文字如儀

禮一齋都考得仔細如何定鄉飲酒禮乃如此疎繆更不識箇儀禮只把禮記鄉飲酒義鋪排教人行且試舉一項如鄉飲酒文云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拜至乃是賓升主人作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謝賓至堂是為拜至主人既洗酌辛洗升賓拜洗是為拜洗主人酬賓賓進受爵獻賓賓西階上拜是為拜受若拜送乃是賓進酒是為拜送爵賓復西階上主人作階上拜如今云送酒是為拜送爵賓復西階上拜送之門外再拜為拜送門外再拜了又西拜為拜既拜不知如何恁地不子細拜既爵亦只是掌上禮又曰古禮看說許多節目若其煩縛到得行時節只頃刻可了以舊時所行鄉飲酒看之煞見得不費時節又曰開元禮

煞可看惟是五禮新儀全然不是當時做這文字時不曾用得識禮底人只是胡亂變易古文白撰全不考究天子乘車古者君車將駕則僕御執策立於馬前既効駕君雖未升僕御者先升則奮衣由右上以君位在左故避君空位五禮新儀却漏了僕人登車一項至駙車處却有僕人下車之文這是一處錯他處都錯了又云五禮新儀固未是至如今文又皆不理會如朝報上云執綏宮則是無僕人之禮古者執綏自是執綏僕人乃是受綏如何今却以執綏宮代僕人兼古者有敬事則必式蓋緣立於車上故憑軾是磬折是為致敬今却在車上用脩矛坐則首與前衡高下不多若憑矛則是傲慢這般所在都不是如所謂僕人乃立於車柱之外

後角又恐二不往却以來告繫於柱上都不成模樣兼前面又以內侍二人立於兩旁是大非禮同子參乘爰絲變色豈有以內侍同載而前後皆安之眼前事纔拈一件起來勘當着所在便不成學問了這般事自有箇出理數王安石答以先理會得學問了自是能考禮渠後來却會遂止如荊公門人陸農師自不會用他又曰婦人之拜據古樂府云出門長跪問故夫又云直身長跪說余正父云周禮有肅拜恐只是如今之俯首加敬而已不知夫人如何喪禮婦人唯男子之喪則跪拜於他人又不知其拜如何古禮殘闕這般所在皆無可考賀孫

卿裁

與為一人後者不入與為人後者謂大宗已有後而小宗復為之後却無意思因言李光祖嘗為人後其家甚富其父母死歸家貲以葬之而光祖遂至於貧雖不中節然自是好人條

射中則得為諸侯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此等語皆難信盡謂庶頓說說侯以明之然中間若有幸之能又如何以此分別恐未意略以射審定非專以此去取也賀孫

射觀德撰之是九與射者皆賢者可以助祭之類但更以射擇之如一箇決事然其人賢不肖不是全用射擇之也小人更是會射今俗射有許多法與古法多少別小人儘會學後之說者說得太過了謂全用此射以擇諸侯并助祭之人非也大率禮家說話多過了無發合揚

拾遺

古人祭酒於地祭食於豆間有牖盛之羊食撤去又有體有俎祭其體牛漫也俎以骨爲斷○草木豆爲豆銅豆爲登登本作鐙○遺夫凡是坐物有可以按手者如今之三清椅明作門是外門雙扇戶是室中之戶隻扇觀儀禮中尚見義剔王出戶則宗祝隨之出門則巫覡隨之又蔚天子視學以齒尚爲臣者弗臣或疑此句未純恐其終使人不臣如蔡卞之狡植王安石也曰天子自有尊師重道之意豈可遏只爲蔡卞是小人王安石未爲大賢蔡卞只是扶他以證其邪說故與人議論如了翁論他也是若真有伊周之德雖是故臣稍加尊敬亦何害又

子入學父事三老兄事五更便是以齒不臣之也如或人之論則褒此禮可也

大戴禮

大戴禮無頭其篇自關處皆是元無非小戴所去取其間多雜僞亦有最好處然多誤難讀義剛

大戴禮冗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來做禮記了然尚有零碎好處在 賡

大戴禮賀孫錄云或有注或無注皆不可曉本文多錯注亦誤武王諸銘賀孫錄云有數箇題相續有一箇不著題處 賡

在寫記以自儆言省爾不似今人爲此銘便要就此物上說得親切要做像本色頭然其間亦有切題者如湯盤銘

之類至於武王盤盤銘則又似簡船銘賀孫錄云因舉
便是如盤盤銘想只是因水起意然恐亦有錯雜處廣
似可疑船銘賀孫錄
少異

太公銘几杖之屬有禁可曉不必著題之語古人文字只是
有箇意思便說不似今人區區就一物上說

安卿問大戴保傅篇多與賈誼策同如何曰保傅中說秦
無道之暴此等語必非古書乃後人采賈誼策為之亦
有考昭冠辭義剛

明堂篇說其制度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注云法龜
文也此又九數為洛書之一驗也賀孫錄云他那箇已自
了廣
自把九嘴作洛書看

語類卷第八十八終